

公史無對吳士泰宗前書

聖對諸脈其人恭然而舉

古人稱今人稱精細稱端後稱豈對辜負西邊時且
人今人暗長一睨寸對劉祿翁陳寧育親後對苦於
人無子不味不覺對吳壽齒不次親古人眼艱然古
陳破難而不味西邊諸氏寡育陳米中育難對對冬
音對基鼓對脈余曰千且草千草味對諸對諸
鐵可只效吹鐵陰對鐵可只效西邊諸氏帶水育其

C40
4514
(122)

難下足故如鐵釘飯難下口故西影拖泥帶水有甚
奇待堪超佛祖余曰子且莫草子第知諸祖語如
刺如鐵而不知西影語泥裏有刺米中有鐵使你冬
瓜瓠子不知不覺傷足傷齒不尤勝古人耶雖然古
人今人都是一期方便隨病設劑寧有勝劣你若作
古人解今人解誰勝解誰劣解豈惟辜負西影抑且
埋沒諸祖其人茫然而退
公安無修居士袁宗道書

黃蘗無念禪師復問原序

黃蘗無念禪師得無師智思與大心衆生開佛知見
以報佛恩一時宰官居士以此事來叅叩者不覺老
婆心切向一座無縫塔上透個機關所謂官不容針
私通車馬也然雖如是猶恐觀者執語生解影外認
影足外添足則此一番葛藤又須快刀剗斷清淨眼
中可容如許金屑乎六祖有云諸佛妙理非關文字
常笑老子饒舌賺人只諸佛妙理四言已是一篇大
文字矣即說不關文字爲諸佛妙理恐曹溪滴水未
夢見在昔世尊說法四十九年却言我于法未曾說

一字作如是解者可以印黃蘗復問矣未離海底千
山暗纔到中天萬國明請師爲我更薦一轉語也
萬曆壬子仲春遜園居士顧起元書于嬾真草堂

黃蘗無念禪師復問上帙目錄

原序

顧起元

第一卷

復問

復鄧太史

二篇

復梅司馬

二篇

復尼澹然

二篇

復劉太史

二篇

復王憲副

五篇

復方督學

二篇

復袁考功

四篇

復袁太史

一篇

復陶太史

二篇

復焦太史

二篇

復傅考功

一篇

復李孝廉

一篇

第二卷

復問

復鄒司寇 一篇

復劉金吾 二篇

復岳司馬 一篇

復左督院 一篇

復董太史 一篇

復汪司馬 一篇

復黃司馬 一篇

復蔣文選 二篇

復李太守 一篇

復陳稽勲 一篇

復瞿太守 一篇

復丘叅將 二篇

復顧孝廉 一篇

復蘇兵憲 一篇

復孫比部 一篇

復陳少卿 二篇

復胡侍御 一篇

復李司徒 四篇

第三卷 復問

復梅司馬 四篇

復王司空 一篇

復潘兵部 二篇

復喻文學 一篇

復中海師 一篇

復毛文學 一篇

復李文學 一篇

復鄧文學 一篇

復王文學 一篇

復樊居士 四篇

復高麗僧 一篇

復天倪師 一篇

復岳司馬 一篇

80 1 2 3 4 5 6 7 8 9 90 1 2 3 4 5 6 7 8 9 100 1 2 3 4 5 6 7 8 9

黃蘗無念禪師醒昏錄并附錄總目

原序

袁宗道

第四卷

醒昏錄

法語

二十六則

醉問

三十則

偈

六首

牧牛圖頌

十首

第五卷

附錄

小傳

上人

贈無念上人序

念上人

復所楊起元

南臯鄒元標

書龍湖圖贈無念上人

卓吾李贊

無念上人誕辰

卓吾李贊

贈別無念禪師

定宇鄧以讚

送無念禪師赴豫章請

衡湘梅國楨

送無念禪師還楚

定宇趙用賢

贈無念禪師偈

五臺陸光祖

因無念禪師示客偈

詡菴方沆

讀龍湖集寄懷念禪師

如真李登

禪那歌

荆父胡懷玉

贈無念禪師偈

澹園焦竑

論禪

石公袁宏道

再晤無念禪師紀事

石公袁宏道

本住法頌壽念師八十

有序并書

憨山釋德清

開黃蘗山記

石公袁宏道

法眼寺記

石公袁宏道

護塔文

長公梅之煥

第六卷

附錄

行由

侍者懷淑錄

黃蘗無念禪師下帙目錄

終

黃蘗無念禪師傳

行由

付吉野

黃蘗文

北公

黃蘗

北公

黃蘗

北公

黃蘗

北公

黃蘗

北公

黃蘗

北公

黃蘗無念禪師復問卷之一

語溪叅學比丘明開刪訂

復鄧太史定宇

僧數十年涉水登山只爲這件事未得餘習淨盡所以終日挨拶尋個鐵石心腸無情漢子撩起就行竟不可得古云佛道非遙遠久長難得人雖有一二相知不免聰明領略或遇境逢緣觸發知覺認得個光影坐此窠臼如鐵櫪相似及乎問着本分事不是說些義理弄出許多機關便作默然良久若與他同侶反招累墜世情利害作喪殺人不透此關難出陰魔

之手只能入淨不能入穢入佛入不得魔入順入不得逆便有人境之分限量之隔何故是他見識不忘氣質未化被人一折便生嗔恨若不一刀兩段大有事在

又

屢承師友錐劄又恐見諦不實難逃順逆二境奔馳南北借是非場假利害劍磨煉習態方得疑情頓脫見惑銷融外無他求內無所守纔見達磨直指之道不費絲毫氣力僧已年暮精神漸減難奉人情只好歸山放濶空懷渴飲饑食閒遊倦眠只待瓜熟蒂落

大寂光中作個滿散矣

復梅司馬衡湘

臺下靈州之役其作用妙處與卓老談之久矣嗣後聞拂衣之說豈有他哉蓋謂生死難明欲于風波中求出頭耳夫道本無方迷於執方丈夫事業無妨道也不曰不離法場而證菩提乎然未可謂功業真無妨道也不有捨淨飯之位而入雪山者乎要之隱現無所不可惟不辨生死之心徒爾效顰則真不可耳今愛真靈照復出不知若翁果龐居士否居士沉金帛于水矣若翁獨不能沉功業於水乎

又

接手書感承遠教所云世緣素輕近益脫然獨疾痛一關不能打透明知四大假合有身爲患僧謂人之至親者身至難者患苦必先打透此關有個出身之路然後便好逢緣作戲借境煉心縱患苦臨身亦脫然無累蓋身是苦本亦云極樂若離苦求樂譬如捨鑛求金若卽苦是樂又是認鑛作金古人到此舌折辭窮切不可退惰只要猛省返身一擲何如

又

數年在江西每聞鄧老道及公經濟之才並見詩疏

稿當今真難得此人也又云國家幸有此長城之寄更復何慮我輩林下人得以安心學道真大快事及某回來又聞公以出世自任山僧甚不然豈可將世間第一等便宜都要占盡了也留下此一着與山林野人過日罷何得攙行奪市昔龐老亦是楚人公豈龐老復出乎他一家洞明大法來去自由今果有此大手段大力量否幸以所得處見教一二何恪法之甚令愛大法已明公信得及否若信得及不妨與之商量彼決不負乃翁也

復尼大士澹然

即衡湘公女也

來書言言真切可惜精神向見解上去了孔子三千
徒衆個個聰明博達善學愚者止顏子一人近時學
道者譬如猜謎或于公案或于話頭上猜着歡喜也
當悟了一番縱把三藏十二部一千七百則都明白
了也只是播弄精蒐不如收攝真神向那黑漫漫處
要曉不能曉要說不能說眼睜睜地如機關木人相
似到此更加逼拶豁然圓地一聲頭破腦裂如夢忽
醒方知從前見解都是夢言尊翁聰明豪俠真不可
及不免被伶俐所使忽日老苦臨身不能治也不若
勸渠趁此強健時向那神筭不到處計較難測處見

聞不及處討個分曉縱有神機妙用能所是非一齊
休歇惟有饑食倦眠而已只待報緣一盡符到奉行
又

山中兀坐不聞動息未知近來見地何如學道須趁
初心猛利就要討個分曉日用對境逢緣纔得出脫
不然日久月深漸忘精進依舊流於世情耳近時學
道人只圖口舌便利見識聰明及乎病苦臨身一些
也用不着又不恨自己念頭不切立志差錯反說先
聖也只如此且莫錯會好古聖一言半句如吹毛劍
鐵釘飯木扎羹塗毒鼓無你側耳處無你下口處無

你着意處無你近傍處狹路相逢眼錯過到這裏
情消想絕思盡神窮寒暑兩忘寢食俱廢正於無可
捉摸處驀忽猛省馳求頓歇再不隨聲逐色到此地
位但是聰明解會能巧神通脫手讓與他人終日如
癡如訥空腹閑心世人亦不識鬼神覷不見閻老子
無處着眼纔是個頂天立地的漢子

又

昨見尊翁以楞嚴晦昧爲空相示此問正爲自己細
惑未盡見識不化生出許多見解不知總是緣境晦
昧明被明昧曉被曉昧覺被覺昧總之不識真空所

在故也自性真空觸物而應臨機而變你向何處知
曉他譬如睡着無夢無覺時你知在何處忽然響聲
驚覺知從何來要省響聲未至知未生時是何境象
切莫作睡醒會好尊翁膽畧聰明可遵唯這着子不
敢奉承何也見識太廣機巧太多被伎倆氣鬼叅合
難得淨盡豈不聞爲學日增爲道日減減到自不知
處雖有六根置于無用之地又有何虛空大地晦昧
名相耶

復劉太史雲嶠

接來教感謝奉行從此外學愚訥內非虛閑不負高

明之望也。願公深根固蒂，莫被境風搖動。要信尊顯成壞，乃是前因。非今生人力爲也。若信得過，識得破，脚跟穩當，趁此境風大進，是非裏煅煉出世英雄。豈俗士可知？僧奔馳人境，非求名譽，只恐今生錯過萬劫難逢。伶俐漢，脚跟須點地，脊梁硬似鐵，遊戲人間，幻視萬緣脫去，知解及至作用，不落窠臼，纔是觀自在也。

又

聞公時刻不暇，常有不如意事。人生世間都在事物中安身，大智慧人自有出身之路，不被事擾，先識得

自己，所以脫洒自由。道眼未開時，被事所轉，常有如意不如意的，在心總之不識本命元辰也。公氣鬼豪俠不凡，只恨不在已分中，打點若趁早回頭，討個分曉，便好遊戲三界，就事安身。不然，我是我事，是事縱做得勲業格天功，名蓋世源頭上，不清徹，才力氣鬼只在名利窠裏，臨命終時，依舊黑漫漫地，不如放下門外事，向那理會不及處，猛着精彩，着力打點着力查考。忽然英雄憤發，爆地一聲脫胎換骨，不求無事分明絕矣。

又

前日未了公案只今何如予見公性勇猛恐無入處
生退墮心權露光影令暫歇脚耳切莫以此便休古
宿有三種接人下根人來除境不除法中根人來境
法俱奪上根人來全體作用不立崖岸除是金剛牢
強銅頭鐵額漢到這裏便有通變的手眼今夏入山
大家多買柴炭鍛煉一番陰氣銷盡倘一日洗面摸
着鼻孔大有得力處在

復王憲副豐興

別後不聞一音未知今日又作麼生想大進不待問
矣公既省得自已反觀萬緣猶如夢幻古人到此意

盡言窮若是義解之流饒他識量衝天聰明蓋世到
這裏無插足處方知前頭工夫易得後步工夫最微
十地菩薩量等三千大千世界說法不可思議見性
如隔羅縠等覺菩薩了色即空悟空即色法量未減
智識有限饒他說法如雨如雲總是度量智是量邊
事終非究竟消數十年只爲這件事不避寒暑窮叅
力究困苦勞形逼得身心無逃奔處一日掇盒送櫃
不覺失手櫃蓋倒來打頭作痛豁然猛覺踢破無明
掀翻識浪數十年愁苦一旦休息外緣既寂內識不
停鼓作精神滔滔變化遇境逢緣六根不歇後閱古

宿公案遇着個沒意味句盡力不能吞吐當下失身
喪命直得無事可守無本可據不免依原托鉢度日
以待歲盡而已

又

純夫對卓老言會公於福州時將淆訛詰問他渠說
都是哄人的公說只此一言毫髮盡同也卓老笑云
觀公之言不必問學可知矣不唯辜負古人亦乃自
欺瞞耳不知先聖憐憫衆生沈沒苦海無可奈何設
此淆訛公案智識不能解利口不能言若是宿有靈
根遇此公案如箭入心結滯胸中欲透不能欲罷不

能懷下聖胎年深日久噴地折爆地斷生死利害纔
奈何我不得方好與人解粘去縛抽釘拔楔若果到
此六根休歇心腹空闊決不作此註解矣今郎信根
大利切不可把識見染汚他逼拶到不通氣處忽然
猛省方曉香嚴一擊忘所知那一句子纔不負他靈
根聰明處耳

又

蜀楚間關數千里何時得一覲面也世上業緣足以
累人不是有力量漢誠難擔荷公向此熱鬧門庭佛
事熾然真是不壞世相而入實相也雖到此地未稱

究竟此時色力充實強自支持臘月三十日到來又作麼生抵敵公平生全力在于性命命根不斷是非鋒起我此昭昭靈靈乃自生後入此殼漏子被現前種種業力驅使如今三界二十五有莫不依此爲憑仗以此當主人公屢聞辯論奇特乃是依此發出來的支節恐無始習氣未得勦絕於應緣處則不相應矣功名富貴真是令人可愛大慧斥云做得官大的無明大做得官小的無明小這老漢兩句淡話令人思之有味學道人真如火聚一切大小名相俱不依倚世上夢幻無有窮極要得大醒在于何劫倘便

道一談幸幸

又

一別十餘年矣不得日侍左右飮領教言徒懷戀慕耳宗社寂寥無如今日單傳一路荆棘叢生海內參學者雖衆各執已見不肯知非欲得個返本歸源光揚祖室者其在公乎此段事決非小根淺識者所能擔荷若非銅頭鐵額漢子渾身是膽未敢撒手懸崖若肯直下赤手空拳一肩擔荷何惜餘光照臨窮谷耶不審日用事作麼生迎接僚屬時政務冗雜時還生忻厭否逆境逼迫時心安寓否事不稱意時心一

如否六根對物時人境兩空否形骸分散時來去自由否望一一明示

又

別後不奉道誨久矣不審動定如何近日士大夫以聰明意見將暫時岐路指爲究竟便拋入無事甲裏道力不能勝業力浸淫打入塵勞內幾與飲酒食肉不礙菩提行盜行婬無妨般若若此等外道同一窠臼如此豈唯生死大事不得力卽小小利害已自手脚忙亂了也如居士根力道眼迥異時輩想不蹈此病古德云學道如鑽火逢煙且莫休竿頭進步是所望

耳至于日用行持尤宜綿密昔李漢老已明大事而大慧猶叮嚀之曰日用間當依黃面老子所云違其現業除其助因此乃了事漢無修證中真修證也居士家尊奉五戒謹護三業此乃悟與未悟所共之行如日用飲食必不可廢者莫將逆行菩薩偶爾示現之迹便附會入一切無礙見解自己一人其毒猶小展轉相傳寫鳥成馬將來無忌憚之流殆不忍言山僧往年見刺不破雖不敢自抉藩籬悞出示人亦未免有圓滑托大之弊今喜宰官中黃慎軒袁中郎兄弟輩同時回頭苦心叅禪真實修行守護戒寶此乃

法門之幸事也居士是法中有力健兒但恐休歇太早智不入微道不勝習耳若不回頭此紙卽同臘月扇子也

復方督學詠菴

時承遠教知公道念愈切菩提愈親逆勢趨貧誰人肯作古云世情日短道路遙長已見不忘千生隔越今旣到此切莫便休但盡凡情別無聖解何爲凡情或遇順則喜遇逆則怒愛則着憎則離是則稱非則毀乃至善惡取捨種種分別者是若到凡聖情盡迷悟見消又何明之有只恐覺明未化見識猶存境風

又

觸動辯論不絕古云得意忘言道易親若不徹底窮根終非到家時節般般如火聚儘力不能緣世情如標膠逢著便粘去以相似之言記憶于懷於四大身中妄認個不生滅性未後窮年悔時晚矣

純夫到得手書聞舟中得悟者三一路辯論甚妙覺得從前都不是此語雖好總是見解不如忽然猛醒披襟一笑更不道是我非我省多少精神不然如夢說夢縱悟得一千遍與已何干昔所謂傾囊布施之言總成寐語矣若得夢醒更不復夢做夢說夢總是

自己豈有一人之身自作皆是今非之見耶純夫道
公與王豐興不相信非二公不信僧無可信處但願
二公自信不隨人脚跟轉就是達磨西來覓個自肯
的不可得純夫說二公盡被他轉動脚跟詰其來由
依舊在門外打之遶如此學道不但哄人亦乃自哄

又

昨承慈念感愧難當願公愍正法寂寥拚捨見聞報
佛恩德苟或叅決未透鑑辨未明被愛惡情欲纏縛
於思惟測識之中卒未免于毫釐千里之謬蓋世學
者莫不以識見解會分別能所爲知至於聰見不及

處則以爲知有未盡理有未窮仍向古人冊子上旁
求博采漁獵見聞見人說得相似便作道理會去殊
不知本有妙明清淨無爲之體已陷于知知識識之
中忽被業風吹向境緣浩浩地依舊與情意輓作一
團自己分上了無交涉如此者喚作辜負已靈埋沒
先聖古云知之一字衆禍之門豈虛語哉近時士大
夫學道說得頭徹尾徹下筆四六尖新寫得攢花簇
錦一逢利害便自作主不得不知學道何爲

復袁考功石公

素服公筋骨如鐵膽壯神雄但開口應對便不本色

不覺被機語氣魄瞞過何也好奇勝之過耳令弟聰
明才學出自天然要緊處毫釐不肯放過真不可及
二公乃是公安二聖復出世也今兄亦肯好學雖入
義路去了念念不休若得回頭未可知也劉太史見
地已明只欠懸崖撒手在公權巧曹溪一脉不絕也
寂寥中看古宿省益人處錄呈數段請教似同志者
共覽何如

又

別後數載知所造日益精明見佳刻戲笑怒罵皆爲
佛事真法門梁棟也不知令兄何如今居清要之官

兄弟一處終日共話無生昔東坡言世間那有揚州
鶴今觀公兄弟受用豈不勝腰纏騎鶴者萬萬倍耶
又見令弟與梅楊和書云學道事甚大非一面作功
名受富貴耽聲色料理世情一面又去學可以了得
又云古人四十年打成一片除粥飯二時是雜用心
何等勤苦專一今纔有所得便以爲一切無礙恣情
作業不知地獄債何時還也可畏可畏如令弟所云
誠是未可輕易抹過僧謂如世間種種事業做官做
人聰明氣魄詩文章聖一切從心意識擬得的盡讓
與公家兄弟只有聰明擬不得的意識行不得的這

一着子還讓與老僧受用何如近有一疑無人爲我
破得僧與鄧公相處數十年承其過愛相信之深真
知已也今一旦捨我而去雖日夕思念竟不知在何
處公具慧眼者必能看得透畢竟鄧公真在何處若
能破我此疑莫大之恩也

又

生平求友不了之悵得一面足下悉爲斟盡海內談
心學者本不具眼又不遇人所以盡成辜負去也焦
先生輩奈患聰明太毒難教淨盡受症在極微細所
知愚處故不能渾融境風卒來湊泊猶在種地不空

出皆渣滓舉筆開談不無根蒂爲人手眼說法導迷
如將勦賊先破其巢然後擒如探囊今時學者不經
本色開導多是鼓唇意度博一肚皮道理親師近友
只圖撥些勝負那得半個虚心空腹者哉這件事若
欲求人正好于聖明之下大開鑪冶煅煉羣雄閃電
光中攝取得三兩個英靈者佐助宗乘使佛燈不墜
含識乘恩功莫大焉蘇雲浦有超格之資筋骨之士
當用鉗鎚不可放過梅長公到京諒納入知已中此
公到是個貨赤歷無染膽壯神雄正可優任奈不生
鼻孔無把捉他處願宛轉慙慙造就得出來不同弱

質無氣味者至囑至囑

又

適逢來教聞發憤志斷除助因此念既發定成聖果
承寄汾陽一段因緣我前在藏裏揀出欲勦絕鄧公
見解不覺老僧也被他打失鼻孔至今痛恨無地又
承寄來不知是我仇敵我費盡數十年辛苦學得禪
道零零碎碎盡被揭擄一空依舊只還得個粥飯僧
耳老窮無倚空守寒暄開時裁得些惡辣物事管待
禪客倘不棄來我山中也耍奉上一碗辣出一身白
汗到這裏全身放下一步一看除我一身之外更有

何事縱有說的明的修的學的總是剩語此話非公
力量超羣斷不敢陳上

復袁太史石浦

陶公云足下是真了手漢不任欣慰雖然切不可
此爲是若自認是終無日新之用學如大海漸入漸
深故曰無盡藏僧入山來愚訥兀坐全無活計數十
年所學不知向何處去了依然只是個住山僧耳山
中人無別事只有幾個法親常在心中若得無法可
執無見可逞吾事畢矣

復陶太史石簣

萬葉集卷之十一
聞公學有大進僧甚慶喜非夙植德本焉能如是懇
切邇者學人只圖充濶神機增長見識與已何益果
有真志二六時中切不可放過逼到有眼如盲有耳
如聾更加逼拶忽有個省力處就是得力處果爾到
此慶快平生方知佛不欺人故云未到家鄉惟務到
及乎到了也尋常又有何玄妙能巧向人言哉又莫
作平常會纔道平常便不平常了公既不被生死羅
籠便好游戲人間幻視萬緣書中道某是了手漢不
知卽日用應酬了抑另有了處若另有了處如夢說
夢若卽事了何處是了這裏分疏得出方具隻眼不
然祇自欺耳

又

自領教來會卓老言渠遨遊四方至南北二都尋求
師友不見有一人實爲生死惟公志氣真切只是路
徑不同但向聰慧氣魄上着力不肯退步知非近時
士大夫祇要會得事事分曉說得道理如佛祖相似
不知反成壅塞我此門中無你分曉處無用氣魄處
只貴息機忘見耳某無一能只這着子不肯泛然左
挨右拶直得途窮路絕覩透淵源饒他千聖出來也
須吃棒

復焦太史澹園

金陵別後消息茫然李卓老化爲烏有以法臺視之
不知了手何如若以爲未了則彼自掛冠以來精進
殆無寧刻豈以聰明豪傑勤苦數十年而猶未耶若
以爲了則又安所憑據公素具法眼且卓老亟稱海
內知己惟公一人故今所疑難不得不以相質此段
商量正是出生死關頭處不作比方人物看望明以
示我海內人文零落命脉如綫都中固材數不知尚
有足任者否先時箇中自不乏人然或爲毀譽所嚇
或爲疑信所搖不免改換脚步半途而廢真可惜也

又

大今郎欲構靜廬置野朽于座右共商個事不惟吾
宗有托且殘喘得所賴矣復接手教知遽斷世緣傷
哉是造化之妬賢不俯就人好事也人生此世顛沛
坎坷大數不無千古英賢不足類是老翁臨此劇痛
何如學問陰毒最隱最微十地菩薩尚有未盡爲道
若不經百萬惡煞照鑒檢察不出近世學人不取自
悟多遊識逕攀緣他家糟粕比合自己根塵一段無
味無生底徑截不肯推究講太平禪說脫空話個個
都似毫無錯謬一旦飛災罹厄八面衝來渾無把捉

待事過理融已鷗過新羅矣若祇討論些義味道遣
悶懷浮沉世俗乃可要濟生死關津豈能得乎實務
了此大事須卸却一生衰載乾竭累積珍藏將至玄
至妙的能覺能悟的陰結不化的隱隱在臟腑中作
奇作怪的劫賊陰魔通身打落磬教淨盡全無倚托
如靈魂不得附屍相似倒向平地上忽轉過身來纔
有一星見量現前急須吹毛剗落無令纖土停針方
許少分相應

復傳考功泰衡

接蔣考功書道公吞過栗棘蓬三個不受人瞞僧特

過訪果不虛也若非夙植德本累劫薰修焉能一信
至此雖然切不可認着何也若作聖解逃在中途所
以前步工夫只圖見性後步須要透出重關覷破生
死譬如駕船無風浪時撐篙盪槳之人也都扶得舵
若遇風浪滔天須是久慣的稍公舵柄在手隨波上
下安穩無憂到恁麼時便好逢場作戲隨寓安身出
格利生無處不可若有毫釐未盡強作主宰卒境一
至譬爾情生雖有見識聰明都用不着實自欺瞞非
先賢之罪也

復李孝廉

來云怕死忽到不知趣向若真怕死且看這一怕死的從何而起查來查去不論年月如水濕麻繩漸漸緊來逼到無用力處連那怕死的查考的一齊粉碎生尚不可得死從何來切莫知解過去了

直隸蘇州府吳縣信士丘紹光法名明囑室人殷氏法名明禪男丘潤法名淨孝捐貲刻此無念和尚復問第一卷

九章朱袞對稿長洲金之鳳書金陵蔣成榮刻天啟乙丑僧自念日姑蘇兜率園

識

黃蘗無念禪師復問卷之一

終

黃蘗無念禪師復問卷之二

語溪叅學比丘明聞刪訂

復鄒司寇南臯

不審年來已躬造詣何如僧數十年苦辛搬盡欲求個知命者佐助吾宗終無適願公天姿卓異膽志超羣正足勝任此段因緣柰聰明太煞多被見解陰魔瞞過於般若若本心不能觸動先哲斥爲認賊作子者是也若據本位中一切覺知全無交涉但起絲毫覺知卽却家珍之賊非本覺主人也然覺知者但方便權名耳豈覺更有覺知更有知中間更容誰分別是

覺非覺是知非知耶如翁自南臯豈更向人道我是南臯這場事惟翁堪任且人生得失興衰猶若一夢惟死生大事乃永劫無盡功勳安有大過量人肯草草苟圖自印而已况浮世事無有盡期扶世擔子挑來已極亦當放下圖個輕安出世一法最緊要事急忙下手打教淨盡畢此殘緣分明落處三界出沒無復滯礙入凡不卑入聖不尊佛界魔宮隨意自在雖然親證始得切忌相似

復劉金吾延伯

學道得力處在臨機不亂所以然者只是平常看得

幻妄破如用兵法臨陣遇敵彼此兩忘橫衝直撞取無不勝足下天資超卓邇來妙用神鬼莫測真爲學之得力也正是口說無憑做出便見足下雖信此段因緣不假功用但少竿頭再進耳此處若不抖擻精神嘿地一斷突出本地光輝是所謂無明窟裏出活佛解脫坑中入死人是也深惟珍重

又

接來教令某毫髮悚然就是釋迦老子在靈山會上四十九年覓個無事的人不得末後拈花示衆止有迦葉覩透此意不料公當下省會直超百千萬劫可

見長公具眼說公聰明直取法王首真不偶然也閻家老子原是自己日用善善惡惡的心既無此心又有誰喫鐵棒驢胎馬腹卽日用中妄求取捨如意的心既無此心臨機應變如架上洪鐘大扣大應了無形相可得只這着子盡大地人不省只在幻得幻失處顛顛倒倒縱求得功名蓋世見超今古全不得受用不但不得受用且造幻業去受幻報豈不哀哉公既大醒方敢說這話

復岳司馬石帆

自獲命以來數十年江海奔馳欲覓一知命者擔荷

此事爲報先德奈近時學道者不具本眼盡被邪宗誘入他窟並不遺半個過量丈夫迴頭返腦向自己脚跟下推窮一向只去倚牆靠壁攀爲已有眼空一切無知之流信以爲實互相引證秘爲極則快事殊不知大家牽入火坑去也真爲可憐憫者設有知者亦只得緘口坐視而已僧一見足下傾施肝膽顧如骨肉非曩刼道緣曷能值此且喜公已具智慧眼金剛骨篤信有此研究益切真吾法中瑞相也老朽往返千餘里受風水顛危不啻萬狀得足下悉爲我酬謝盡也足下造詣已純但須弱竿再進勿容見解滯

絆識情瞥起急用金剛慧劍剗教淨盡不被有賊誑
亂要見有賊麼只這叅學人于四威儀中究取明辨
的于古德章句上追求的于自己意根下卜度的覺
有滋味有透悟有玄妙人所不知已獨知之有所得
者便是先德斥此茶毒鼓喻眼着迸睛耳着塞聞鼻
着鼻裂味着舌爛觸着身摧意着顛癡於六根門途
相逢總教遭他誅戮於此不可不慎旣識得渠面目
再勿使他酷毒抖擻精神豎起脊梁看如何便得不
遭他手如是追如是究如是逼纔有好事到來隨疾
驅向他方世界畢竟造到個力盡氣微處橫不是直
不是提不起放不下渾無巴鼻亦不得生大懽懽愈
惱愈急時忽然迸破關板子伸手摸着鼻孔始知今
郎元從翁出有甚奇特百萬繩索霎時頓斷實證如
斯田地正好借幻世爲砂石磨琢自己鋒利隨緣了
却殘庚綠盡分明落處至囑至囑

復左督院心源

遠承翰召何感如之僧平生溫飽自適別無所長何
辱名公大誨海內真學道者零落如辰星此際豪傑
皆流入氣魄名障中可嘆也惟貴省之風不變一二
大老尚肯以此事作家常茶飯着實叅究此便是彌

勒內院矣聞臺下常住雲門從姑間僧不勝神往正
法寂寥無如今日安得跛阿師復出欲打殺瞿曇以
報佛恩也臺下想是雲門後身故扶持正法藏廣布
大法雨今有情無情同成佛道諸佛出五濁惡世真
不虛也然衆生雖各具本性不得時雨終不發生望
公以當日靈山付囑捨身弘法無似戒禪師作東坡
嘯嘆一生今空過也想公必不深訝惟堅固道心千
里猶如覲面矣

復董太史思白

適窺學問已造窮崖只欠撒手幸念時不待人猛於

百尺竿頭憤進一步突出元身歷劫煩惱無明當下
冰消瓦解自是乘般若力勿忘本願正好垂手入鄺
于太平盛世大建鑪錘煅得出一兩個鐵面無情漢
續佛慧命以示後昆使世出世法悉賴助佐佛道王
道不無梁棟方同千古聖賢以宇宙爲家物我一體
憂人之憂樂人之樂苟一物不得其所如箭入心夢
寤無暇安者今此法門危如壘卵誠難挽濟惟居士
立地推倒須彌吞却器界舉足下足無心外法方是
借王道而顯家風真出窟獅子也

復汪司馬靜峯

幾欲扶筇躬聆教益柰不果所願但遙望道風而已
時臨像季正法凋摧慧宗一脉寥寥幾絕海內法席
不無然不免殊途異轍居士夙植般若親承授記降
生末法極救羣迷正慧命懸絲之賴耳所慮流光易
邁天意人情變無常度事在燃眉寧容緩滯惟妙運
玄機與大地衆生抽釘拔楔使參禪者毋沉妄見念
佛者了悟唯心言唯心者別無淨土可生若有可生
又是頭上安頭反添翳障心土既淨人境兩空又有
誰作彼此去來之相果然猛省盡大地是無生處處
成極樂國矣欣厭總是自性三昧纔不辜居士夙世

正因生平造詣也

復黃司馬季主

世人讀佛書柰何不識題目佛明說了義人反執義
妙湛總持是空名萬事都是自己只因執着爲實被
他障却真空忽爾猛省不求人知不顯已會方是了
事漢如安老讀楞嚴一見便休更不擬議這便是看
經了事的樣子惟居士功夫密切撿履有年秉金剛
劍斬斷葛藤直蹈妙湛總持物我不動田地內無奇
解外絕淆訛俗士庸流對面難識到此始信十世古
今始終不離于妙湛無邊刹海自他不隔于總持迷

也是妙湛總持悟也是妙湛總持佛之出世達磨西
來得喪窮通天翻地覆總不出妙湛總持耳怎麼省
力誰肯向脚跟下驀地覷破截却知解如見賊殺賊
不生憐憫今時學者奈何離不了元字脚若從冊子
上領解的問他已躬下事便將冊子上話來抵對若
是識見領覽的問着便將識見抵對若又與他拈却
便道黑漫漫地怎生是好殊不知黑漫漫處正是鬼
神覷不着處三世諸佛安身立命處從上老宿說滿
天下無口過處惟有居士斷絕所知通身妙湛所以
居鄉數年亦無人識不被得失遷動方與傳大士把
手共行不能時領清誨是所恨耳

復蔣文選蘭居

來書云百尺竿頭脚軟不能更進只得罷了做佛做
驢只是一樣觀公意儘可罷休何也一切教典悉曉
會得當機妙用亦不費力一切淆訛使我不疑諸世
間法瞞渠不過儘自受用只難免閻老子鐵棒日用
伶俐分曉機變解會就是喫鐵棒的從無量劫來把
主人引入輪迴六道逞嘍囉弄精鬼都是他要得出
離生死除非沒分曉絕理路前無村後無店傍無巴
鼻那時無計可測猛着精彩聳身一擲撒手懸崖如

夢修覺更不作寐語矣

又

公出世來有爲功業今已了畢出世大事又得入路行與不行在自斟酌若真得的人了萬法之本空照五蘊之非有公今日用過現未來三念果盡否得失了忘否若有絲毫不盡說得十分明白不知全身坐在世情窠裏常被世情播弄觸境逢緣千思萬慮矣

復李太守文臺

性命緊要事君子所當爲不可等待官乃形衣形是心役學道學心役不妨主何必林下而後爲乎不如

趁此色力尚強精神尚壯就中看這臨機應物的從何處來參來參去有朝摸着自已面目乘般若力秉智慧權致君澤民利莫大焉如何怕做官就做不得佛祇因不識主人隨逐識奴引入四生六道頭出頭沒驢胎馬腹受形萬狀豈有驢心馬心凡心聖心耶佛之一字乃覺之別名不覺時我隨境轉覺來我能轉物又何得厭官而取佛乎謬之甚也要了此事須把死之一字懸在眼睫下如墮萬丈坑要求出相似釘一確二着實取究莫類世流僅附談柄而已死生事實不是虛傳足下夙固未經病已驗訖誰有智者

坐以待之急好于公署中指揮衙阜時展覽文案時
斷理詞訟時與眷屬飲食寢息時夢中主張不便醒
來忽得神清儵然時着意提撕但凡神巧伶俐十度
思量可到之地都屬識神出生入死全被這厮瞞昧
當着眼看除諸外那個是文臺公的娘生面目逐日
如斯提如斯追愈急急追追到個黑漫漫無巴鼻處
正是好消息慎勿厭倦就止越教抖擻精神單刀直
入纔有一星好事來到隨疾截去窮到氣盡力微時
是事又不明心中如火熱相似欲退不得欲進無計
正煩燥間忽地撞破黑漆桶子瞥然一身冷汗迸出

一道神光耀天耀地始親見官也如是佛也如是亦
不貪生亦不畏死六道四生神通游戲護國保民封
尊襲裔成佛作祖總攝夢事腐草奉瀆

復瞿太守洞觀

昔見公動轉輕便言行相應乃是累劫親受佛記不
忘付囑者也課誦三十餘年親肯方休海內諸公雖
信禪學只依見識聰明利口辯論以爲自得忽逢禍
患就做主張不得不知蔣公當此毀譽何如這裏不
被幻境播弄方得脚跟穩當纔有叅學的分望公莫
捨弘誓願力抖擻根塵是非場裏挺身直入收取一

箇半個纔是英雄出世的人也

復陳稽勳蠡源

近來日用何爲切莫守靜以爲功課若執久不化貪
閑愛寂懶接人事日久月深漸成偏枯之患忽復遇
境當情忻厭成礙故云見色聞聲不用聾信得過放
得下神機應變自有天則豈用人力爲哉林下日子
難得不可虛閒空過趁此究明脚踏實地一出仕途
定不忙亂纔是自在閑人也

復顧孝廉

聞尊翁臨終時說萬念俱非功名產業恩愛眷屬都

不相干只有痛苦自當此言雖真切不知真醒也未
若果醒如脫垢衣隨念變化來去自由更不鑽胎入
腹何有性命雙修又聞令堂祝髮何必如此往時學
問今在何處塵俗之人迷已逐物錯認色身故有留
戀智人先覺色身如影何戀之有若不信且看夜間
睡着無夢無想時何處損滅得他忽然響聲驚覺就
認影忘真以覺認覺轉背轉遠爾等只在知見上立
知正是生死根本也

復丘叅將長孺

公睿姿朗識絕無俗懷再來人也第恐今入富貴中

應接不暇將從前自己事盡情忘却了惟急早回頭
趁此熱鬧處作大休歇場茶裏飯裏醒時夢時接待
時休暇時歡喜時煩惱時刻刻提起把此一生了却
萬劫大事豈不快哉恐富貴易過轉盼間臘月三十
日到來將何相抵敵也公頗記十五年前夢中事否
一切富貴眷屬帶一些不去止此孤身又被他六賊
併害好不怕人就今二十年戎馬功名霎時便過又
豈能帶得去耶若待臨時求佛恐叫他不應那時入
在六賊手中任他毒弄豈是大丈夫所爲若信得及
提起便行更莫躊躇一朝大事了畢方不枉知僧一

場也

又

一別十有八年今幸歸里柰不及頻領清誨公乃散
聖再來遊戲人間富貴利名借道便往不掛胃次渾
是逍遙快樂恐未噴地猛醒不達真樂不免取境爲
樂常被變遷若知真樂非境真常不遷方會死生一
致寤寐一如政使醒後豁然不妨大地是個美人吾
身亦滿大地行住坐臥不見有美人相亦不諱有美
人相玩之弗爲情棄之弗爲逆不怕大地是口劍吾
身亦周大地行住坐臥不見有刃可避方知無我相

亦無心外之法也終日入遼東戰陣如帝釋處歡喜
園無異若不猛醒只學口說道理殊不知正是長我
慢山增荆棘林功德法身從此沒矣但願早翻過身
來莫被境物留礙是所望也

復孫比部善長

接手教知公肆力此道不減昔時真儒紳中麟鳳也
老朽退居泉石久矣日同二三野衲種田博飯粗了
餘生辱蒙心經贅言見遺展誦數過嘆喜交集既喜
其用心之篤又嘆其知解迷失當人公識心經乎心
無名相亦無方所從何處下註脚縱註得語話分明

道理透徹終是圖畫虛空况將心意識妄自合會重
述本經攪起學人識浪永無平息心經兩字原是標
題從觀自在以下總是註脚曰無色受想行識無眼
耳鼻舌身意等明明解出一部心經若肯退步返照
則言思路絕聲臭俱泯是何等自在纔一舉心動念
便屬知解活計依舊打入五蘊窠窟裏若終日依經
解義說空頭話臘月三十日到來這個還抵敵他生
死得麼莫說臘月三十卽今展角坐堂臨民敷政違
順二境卒至喜怒之念乍興這個能不被他互換得
麼平昔見解文字到這裏總用不着除是偷心狴絕

知見脫盡也無事理可分也無禪道可學方稱無事
漢你纔開口道個悟字禍事不小况乎覓印可求向
上波波地只要喫人涕唾如何得自心般若大自在
菩薩真身出現也

復蘇兵憲雲浦

僧抱影寒崖了此殘生耳只將一場夢事每向人言
其奈大夢何昨覩與焦太史書始知公以青眼視老
僧也又云某如寒灰雪照恐錯認定盤星耳何也二
公才能博達見超今古某未讀書德淺行微出言莽
鹵待人唯一鐵釘飯木渣羹誰肯下口咬嚼耶每以

這腔熱血傾人輒皆退席而謗吁舉世愛滋味逞神
機北轅南轍兩不相符卽袁石公豈不稱相知者但
詞章品藻著述驚人義海淵深卓越羣表正眼觀來
止在播弄神機竟非了義於威音那畔尚未夢見在
臘月三十到來管取一場熱鬧卽世尊爲一大事因
緣出世當機輒有證悟者猶名止啼黃葉德山斥爲
拭不淨故紙由是觀之著述非究竟也阿難將佛四
十九年說的記持如瓶注水毫無滲漏又被迦葉擯
出十五年後消化已盡疑問迦葉世尊金襴外另傳
個甚麼忽被迦葉一拶始覺無事公具爍迦羅眼超

越常流肯作此見解耶若到腳踏實地大用現前不存軌則便能毀譽同情生死混入於此平等法門轉自己爲山河大地變草木爲丈六金身亦非分外這話見公相愛之甚不過以毒攻毒耳外有古宿牙劒欠利咬不盡渣滓寄覽望公和根吞却免畔後人言外消息願以示我

復胡侍御催景

接教後無時不在左右愧無定力虛受幻質無片刻之寧不得親領教旨來云燈不照燈一不知一又恐同木石耳若果真一萬事畢矣在天同天在人同人

彼此兩無真體流行變化莫測到此總是未發之中一切名相絕跡無踪矣纔是曹溪印心之客又瞥眼不見眼門下見得甚明僧觀此意還只見物未得真眼若得真眼自然無物何掃之有所謂仁者被仁礙智者被智礙百姓有不知在總是自己知見立出許多名色障彼道眼不得自在耳又云泯知塞見若果真省本來無物耳自聰眼自明用泯塞作麼箇莽請教不知何如

復陳少卿石泓

讀來教渾然一紙世出世之津梁也果踐其行不惟

無許老僧奏泊雖釋老復出亦只得鉗口結舌而已如是而行何世不治何民不化但出乎無心物我一體取捨都無洋洋蕩蕩渾無拘束總于遊戲場中打場戲毬便了又有何靜可忻何鬧可厭丈夫之行當如是慷慨喜則清風明月怒則迅雷疾霆安同庸鄙之流兢兢業業謬將此七尺軀甘作六寸烏紗之奴耶富貴兩字皆係前定希之不來驅之不去安排計較亦奚以爲世出世無兩法既能處世亦能出世卷舒天則醒醒然自不涉夢中事何假再提然醒之一字因夢而言豈有醒更醒者如足下是石泓安用再

覓石泓者哉來云纔一休息輒如死人第恐未得與死人相似若真得如死人個中事畢矣卽此作用便是先賢捷徑功夫但未純靜耳久久榛煉得去正好藉此宜逕爲題作自己一篇出生脫死底緊要文章逐日思逐日作一朝打破空劫疑瓶瀉出一韻天然絕句了割生平結局胡敢不稱羨吾邑中又出一員天資現成的享福人也

又

前因藏經行速未得盡領教益昨見公當此大任於富貴聲色經世出世而兩全矣非大乘根器最上靈

苗豈若是哉信得率性一切放下率到未發處自然
超于言語想相之外不在人情事變之中難以形容
難以測度不落有無不墮生滅本無向上向下利害
禍福無地可容矣不知性命真竅原無定相只因執
定已見伎倆叅合不知纔要求妥即屬情見要明生
死源頭只在一念未起處看得破方省未發之中消
息到此朝聞夕死之說了了分明

復李司徒夢白

接翰教知邇者工夫急切吾宗有所賴矣來諭中初
謂頗知入路覺前見解皆非安心做去以待大休歇

地未希于懸崖處覓轉身消息只此一問首尾顛倒
者三心外無人人外無法能安能做能休彼此歷然
分明是事與本體何干旣肯懸崖撒手還容爾轉身
覓消息耶近時學道者纔發心時先立個或禪或道
要去明他不知纔有分曉失却本命元辰矣隨打入
識羣隊裏將個識神去究他不識不知的便謂是悟
處殊不知只這不識不知的便是脫化不去的偷心
喫閻老手中鐵棒者是反引秘爲莫見乎隱莫顯乎
微了生脫死的極則事甘墮他陰魔坑裏自安自契
雖千鈞氣力也拔渠不出真爲可憐憫者足下出頭

來歷真切爲命迥不同類奈何又被聰明魔使向深
求苦索處着倒若謂此事是求可得者豈不謬哉公
飲此毒久矣此段事無多子大過量人一覺便了有
甚羈絆何得拈一放一展轉遲滯多年捺持猶戀舊
時行履日月迅疾百年勾當少分已去若只如此用
卜三十日事大可怖懼不如趁早打開胸臆將生平
學益得力的狐疑不了的通身放下倒瀉無遺直教
空蕩蕩地驀忽衝開頂頸隻眼照破微細識賊猛揮
空王寶劍勦絕我根株裔親臨自己田地纔覺一生
所蘊都成剩事矣

又

知公爲學無不真切奈何執已不返轉見參差諸佛
在無中說有却向空裏栽花明知故作接引凡迷所
以造幻軀說幻法游戲三昧指衆生歸寶所渠在有
中尋無譬喻醒裏求夢將已求已豈不多事幻有幻
無總是夢寐思盡還源方達無生之旨這裏不醒且
將趙州狗子無佛性話行也無坐也無語默動靜總
是個無有朝無到迴避不及處失口道着也未定在

又

索教云他死明明吾生昧昧不知果何所考觀公志

雖堅確錯向門外去也只在形跡上用工要望臨行
得力何可得哉不惟難敵生死偶逢利害毀譽心不
驚恐顛倒自難信也近時學者不服本色鉗鎚所以
勞而無功海內諸公雖多好學只用見識引證名言
註解道理何曾切爲生死若與相處連道他三個不
是心火已有八分不快古云談真則逆俗順俗則違
真豈虛語哉昔馮山問仰山汝迴光返照那裏是你
解處仰云某到此無圓位何處有解獻和尚馮云纔
言無圓位就是汝解處誰肯無也若恁麼見總是能
所心在觸着病發信位顯人位隱在公旣錯愛不覺

葛藤如許石公所集攝錄純是理路義句新鮮原從
見識中流出所以見之無不契合如子見母不覺合
爲一體也老僧沒意智不會纖造只有個栗棘蓬當
面放着不但公不帶咬嚼人人望影而退古宿刺語
數段奉覽倘肯栽種展轉流行恐有沒量漢子不顧
性命望空一跳未可知也

又

深山寂處久不聞動靜何如年來狂醜犯順舉國懷
憂時賴長城威伏使林泉野衲高枕忘緣總仗維持
之力耳昔陽明先生奉命征討每遇行兵之際輒自

提撕無不得力故云外寇既除內賊隨勦觀此老一
動一靜念茲在茲雖顛沛流離亦不忘却已躬下事
誠所謂痛爲生死借世煉心不離殺場而證菩提榜
樣者也居士乘悲願力示現閻浮爲大地衆生作眼
目者寄跡宦途棲心禪理深造其源腳踏實地山僧
服膺久矣忽地經此利害之場正得以照察玄微不
識於利害兩種關頭果得一如否果無觸擾否拂意
之事卒然至時果得如幻如化否果然主人公不亂
方寸否透得目前這一着關捩子過雖百千萬億着
亦只如此又云昔年望侍郎不得今侍郎望昔年同

在荒山又不可得也觀此說話欣厭未忘分作兩重
公案看了若得會萬法唯心動靜一如歷仕居鄉皆
無不可故孔子一契斯旨便云朝聞道夕死可矣他
因洞徹本源便開口說大話瞞人亦未有甚奇特處
也祇在勦絕內賊毋使外馳而已近時學者病坐馳
求出語尖新落筆輕捷處處疏通字字花美卒爾些
微拂意便即手足無措方寸早已亂了一毫皆不得
力何故蓋自己未能徹證源頭脚跟不曾點地一向
只與人作個傳話漢耳小修公久息音問不審邇來
搵履何如諒渠與居士個中人凡有新出商量望以

示我近得商令潘公拳拳以佛法見教不至寂寞其人俠骨剛腸英才豪氣真不可及倘得附洪鑪冶鑄法門梁棟定無疑矣

直隸蘇州府吳縣信士丘紹光法名明喲室人殷氏法名明禪男丘隅法名淨孝捐貲刻此無念和尚復問第二卷九章朱袞對稿長洲金之鳳書金陵蔣成榮刻天啓乙丑僧自恣日姑蘇堯率園識

黃蘗無念禪師復問卷之二

終

黃蘗無念禪師復問卷之三

語溪叅學比丘明聞刪訂

復梅司馬長公

來諭中謂一切看破已得大自在法既看得破火噴噴的戰兢兢的無非幻妄又有何靜可守何閑可厭若有靜閑可分終是大夢未醒又云醉人不怕虎正得無知之力既有無知之力可得畢竟還屬寐語只有筋骨痛時甚不好戲處勉強做去日久月深習慣機忘豁然貫通隨處逍遙到此地位便好游戲三界徇幻軀作幻戲單棲不覺寂羣聚不覺擾說話忘口

下筆忘手便是無心三昧造化屬我矣這段事人人有分只因執賢愚巧拙分爲限量造爲已有認着形器要常住世所以我是他非豈不謬哉此處醒悔得孔氏耳順卽我礙磨之物化矣

又

來云日在戈戟場中橫衝直撞見客如牛頭馬面請酒如下油鍋不勝熱惱憶昔有言醉人不怕虎自得無知之力此句說話真可爲擊煩惱山之鉗鎚今觀此說則首尾天淵前後不相照應矣若是親達無知之境了無彼此之相不屬意識不蓄是非那討苦樂

二邊但循世緣隨機應物而已又有誰受苦樂誰耽忻厭耶大都只作譬喻說過去了總未真達無知之旨耳僧數十年前聞說有個佛可成便謂成佛後獨超物外另有神通變化如意樂事所以憤鼓妄想沸起馳求磨硯擦褲遍歷艱險忽被幾度掀天撲地的惡煞逆境照破頓使空劫積習人我高山是非棘林無明惡覺歘然蕩盡始親見得衆生是佛之功德母佛是衆生之慈悲父了無棄取方得四楞蹋地倒向衆生隊裏掾煉已躬未盡之陰氣年來纔得一星之力欲共一二銅頭鐵額漢鼓揚法化用了私心奈何

不堪共行終泯殘喘于冰崖而已門下英俊不羣惟
不忘本誓赴此大明之下拔得三兩靈喬出來續遠
佛燈感荷感荷

又

來云人命在呼吸間此語真切世人都只把做說話
忽略過去了不是自家經歷幾番利害世情怎麼冰
冷得來所云昨日的今朝不見了早辰的下晝不見
了不是夢醒焉得親切朽謂隨說隨了又有誰說誰
記若有可說可記是分外的事回頭猛醒赤條條地
又有何事只因今人要明心見性要識西來大意這

總是事若真無事者饑來喫飯困來打眠應用隨緣
不留朕跡這纔是本色道流又云夢白昔在山中望
侍郎不得到今日侍郎望山中又如何得到盡行說
透了只恐到已分上又輕放過前長孺居遠陽寄我
書云這番歸來幸虛我一榻以了餘年及至抵家整
日應酬人事那得閑工夫幹辦自己事來如張江陵
視天下爲一已不復思有身家纔得洪流遠大名垂
不朽今人之用志在恩子榮名總之私欲心在防患
過甚故兩失其全也今觀此老世所罕有不審于已
躬下安身立命以居士慧眼觀來可有下落否又李

長者英敏過人下筆無滲漏識浪滔天凡讀其書者無不受益總是依通俠氣不化此真俠骨見解者所使的樣子也延伯一生妓妾滿室從朝至暮無片刻寧靜及至死苦臨頭一毫受用不着這是積凡財欲被財欲所使的樣子也當急看破惟不能看破所以積凡財欲的被財欲所使抱識見的被識見播弄不知無事是究竟法居士云先帝甫一月而疏通數十年廢滯又去之太速他能以一月之間了數十年弊病又以一日之間了人生百歲纏縛大了當人生滅之場肯久戀耶這段葛藤望居士一刀截斷免絆後

人

又

得失成敗物之性也衆生不能洞達一向迷已逐物不免被五行管定然而順則生逆則殺生殺循環何有窮極大丈夫漢須與世別若依然逢順則喜遇逆便憂又何與于造次顛沛之旨乎如秀才不經歲考莫辨優劣官吏不經考察莫別賢愚學道人若不經幾番拂逆事安能識其的當此正利害卒爾面前宜着精彩看果到盡致之地否還被境物奪得否且世之稍有識見者便知得爲失本成是敗因况生平以

大事爲已任者豈隨得失成敗流動乎居士昔云昨日的今朝不見了早起的晚上不見了此語透骨髓非親證一番不能有是妙論然此火災非無因突出旣當壘卵之世居士乃社稷生民所係上帝以是試剛健也未須具隻眼莫作等閒忽畧過去了經世出世只在一星間耳今日三十明朝新正事物循環無乃首尾相換而已於一真靈明有何增損快快抖擻精神裂開見網割斷情根放出無礙大光明藏照破五蘊山頭元來是個淡蒲菴多買爆竹廣辦珍饈過個奇勝新年豈不美哉

復王司空墨池

昨從梅開府處聞尊臺清淨無爲不被五欲八風所吹乃是靈山付囑願力下生現宰官身寡欲自居五濁世中萬無一矣再有何法可說又有何可印證衆生迷已逐物背覺合塵分外貪求更設王法以平等心不許分外各得安樂故名正法只因日久成弊不知寡欲是道各逞私心以公取私以強欺弱便生多事四海九邊原自清淨無辜欺取私財惹起干戈傷害天理風雨不時黎民困苦我佛又設緇衣棄欲割愛隱處巖穴作人標榜不料日久狂瀾熾起一夥瞎

禿捏目生花拈槌豎拂擬古代頌名之曰禪曰道良
可太息古云因禪至病者多有病在耳目者以瞠眉
努目側耳點頭爲禪病在口舌者以顛言倒語胡喝
亂喝爲禪病在手足者以進前退後指東劃西爲禪
病在心腹者以窮玄究妙超情離見爲禪據是而論
無非是病惟本色宗匠明察幾微目擊而知其會不
會入門而辨其到不到然後用一錘一撻脫其廉纖
攻其搭滯驗其真假定其虛實而不守一方便昧乎
變通俾終蹈于安樂無事之境既到此境又何印證
之有若謂實有印證失却本來清淨矣幸者居十門
中間出英豪乘風願力赤漚無染借王道而興佛道
則吾宗量不息矣

又

來云病瘥藥除還他赤子無事可道又何有望州亭
烏石嶺之名也若論已躬有甚麼事如人夢醒返思
夢景原無實事這裏了知還元眼不見眼也古宿道
在上無老僧目前無閹黎有甚麼相見這話似拖泥
帶水不少在居士分上首尾一貫動靜如常豈不聞
未出母胎度人已畢未開口時說法已過近代時人
不識自心將粥飯氣作禪道傳人如窮子出門背父

逃走轉求轉遠唯有居士腳踏實地不被物染從初至今無欲無依了事凡夫自無寸絲可挂便與萬像爲主借三界爲戲場轉識海爲性海這葛藤望居士猛着精彩把慧劍絕却老朽命根真報佛恩也

復潘兵部昭度

蒙賜諭愧薄世緣不敢走侍此件事非夙植德本莫能擔荷愚見須噴地猛醒何有待時今德民化物之際不落思議此真無作妙用無可比况古謂千聖不傳叅尋不到聰慧不及亦是朽衲數十年分疏不下處此中絕無形名那有朝聞夕死之說乎論中謂從

疑得悟讀至此不勝感涕是中果有一字商量真成套語佛法原無甚麼說個撒手懸崖亦是剩語大丈夫豈肯從門入乎惟內不立知外不循境反觀朝聞夕死皆戲論也

又

居士與梅長公乘般若力遊戲人間機調相投非老朽所能測也論云學道人非具俠骨不能然謂具俠骨人能學道則可若謂必俠骨人方可學道恐執俠不化終被意氣驅逐難得本體呈露故世之貴俠骨者以愈于齷齪庸腐輩耳非真俠骨可貴也况英明

特達之士未必俠骨又復追踪俠骨是本體逾失也
焦太史末路果是本色則繁苛盡除豈不足佳然與
老朽交最久獨汎濫詞章擔閣一生未免內有能是
的心外有所是的法將本色盡情埋沒而反以障本
色者爲太本色豈謂其器度尋常少一段俠骨乎恐
錯認本色矣若果到本色田地透悟兩字何處安頓
居士謂三乘教外更有所發明乎吾教云上根利器
一聞便了尚無有二何況有三祇緣利鈍不等假設
教網滂澍衆生若人猛醒總皆權喻長公疏如鑄石
倘得居士數語則又何啻一玉帶鎮山門也令弟聰

明根利筆底儘有仙氣指日當大魁天下爲一代名
儒無疑也

復喻文學淑余

正懸慕間得中海書道足下于學問地中悉具超宗
令朽人不勝加額但不知于世出世法凡聖位中已
入平等三昧否若證此三昧我根先灰不見人相既
絕人我比量都無中間自無迷悟聖凡同異顛倒分
別等事正好與世浮沉無非自在亦不妄執此見若
有毫塵不化卽是聖證無明生死株裔恐他日翻爲
增上慢魔攬入不無于湛寂海中鼓起波濤妄構是

非使吾人于内外凡聖等法中總不自在先聖訶爲
蕉芽敗種是也

復中海禪師

接來教知造詣非昔讀佳韻字字入聖超凡較諸古
今詩偈更無等者要請本分事猶有聖證量在未得
拚命一下不免被聖證魔縛使自不覺祖師門中不
容是事若有一毫聖情不盡即是我見未忘就中妄
立聖凡同異等障故釋迦老子於雪嶺六年支離總
無交涉忽覩明星頓盡空劫無明亦只點胸低聲云
個盡大地含靈一時齊成佛道而已看他有甚玄妙

能超人處後輩謬解便謂佛有成道後于祇園諸處
四十九年說法度生等事既雪嶺觀星大地一時齊
成佛了復立誰爲佛說法誰爲衆生得度於此處打
得徹便不墜聖凡是非等坑方許名無着道人不見
有我是非亦不見山林是靜城闌是鬧衆處不繁
獨居不寂不取現證不務當來隨緣度日緣盡歸根
出入自由不涉滯礙便得與先聖把臂同行若有纖
塵差殊即隔千里萬里去也

復毛文學玄淑

來教雖真切奈何未步正徑多被知解上度瞞過且

蘊習太熟開談揮毫不無拖泥帶水來云十年爲學
病苦臨頭全不得力如此說話好如欠債怨財主何
也若有真學道不得力者諸佛都成誑語歷代祖師
悉是騙人自謗猶可謗法則殃愆之慎之言平常得
力而臨難不得力者乃正前塵分別影事都是意識
可到之地便由你主持把捉夾符卒至能主者先憚
還許爾討得力麼倘有毫毛孔隙蚤被閻老穿去纔
有分曉他家苦具先遍償一遭了曉悟透徹得力奚
爲乎此際足下未曾夢着故一毛不契便即忙亂手
脚禪乃衝我關之鐵砲足下執禪自縛曷能解也僧

柰酷患求友病症故使叨咀如許若謂禪言可形意
可測理可度智可知的盡大地都是三藏十二部剩
語打發去了又何待足下講禪道耶老朽祇得曲奉
尊命又胡噴一上足下云臨機不得力欲希得力爲
究竟謬矣何也滿世界人學道不得脫離生死皆由
太分曉得力了豈知這個分曉得力的便是生死寬
寬若能從此要覓得力的挨身拶入步步掀翻單刀
徑趨直取那能覓得力的纔覺一毫得力一刀劈開
直教粉碎淨盡始證空王正位快好將一切參想精
進見解得力功臣盡形滅戮無遺復將能證空王者

總教一刀乾坤屬我矣

復李文學

聞心事不樂逆境動心此是世法非世外人也豈知大丈夫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境煉心莫向外求縱求得來必有失去何不用自智鑰開已寶藏隨處安閒快樂矣古云父母非吾親誰是最親者尋繹斯言則父母非靠况其他乎豈不聞凡所有相皆是虛妄不知自己一段風光照天照地耀古騰今何用外覓也舉世只是依他作主妄想不休便成依報幻命幻身幻財焉得長久一旦失之悲愁無限公非常人

故出斯語

復鄧文學信之

爾學道數年正眼全無豈非錯中之錯不聞孔子三千徒衆終其身祇取一顏氏子雖有七十二賢祇可傳言宣教幾人實識得心來近時海內學道者如牛毛識心者如麟角老朽奔馳五六十年求夫真爲生死祇有令叔文潔公梅司馬衡湘公二人耳其餘都是說禪說道打口鼓子堪作何用不但敵生死閻羅王徵草鞋錢有日在豈不痛哉道是何物容爾可學縱然學得轉增我慢若以口說奇言妙語爲禪者反

不如三家村裏種田博飯喫的漢子說真實話死後無罪祇因衆生妄誕不守本分失却本心達磨當日航海而來直指各人本心無分外事法華云是法非思量分別之所能解楞嚴云但有言說都無實義今時人造妖捏怪說黃道黑道東劃西豎拂搖拳誑惑衆生造地獄業苦亦甚矣如我數十年妄想學禪學道今日猛省擔閣一生祇爲自害若信得及把從前葛藤一筆勾斷切莫造作叫卽應問卽答纔是平常無事人也且看今岳身外之物如金銀田產徒以增累有半點相干否

復王文學在明

來教云少年奔馳未能學道吾不知道是何物縱學得竒言妙語反添眼翳豈不聞從門入者不是家珍所以三教聖人各立權巧指人返觀忽然猛省識自主人變化萬端自不能測故名不睹不聞果有此志總在日用中回光返照叩已而叅古云無聲無臭自知時此是乾坤第一機拋却自家無盡藏沿門持鉢學貧兒來云只此好色一節殊不可解且看赤子那有好色念頭來這裏猛省赤洒洒了然無一物纔是閑道人也

復樊居士山圖

我宗門中本無實法與人雪山大師觀明星朗然猛省纔知個個衆生皆有如來智慧德相只因衆生不省反執妄求每日飯後說出許多葛藤末世凡愚執着爲實臨滅度時文殊請轉法輪世尊曰我四十九年何曾說一字來若有所說非我弟子居士氣概不凡夙植德本切莫存一法在心作異端人也來教無半字虛談依此行持年深月久自有逢緣時節又云偷心未死吾不知偷是何人心是何物若果有偷心速呈出來吾看若呈不出切莫草草豈不聞神光見

心了不可得磨云我與汝安心竟既無所得又安個什麼莫作道理會好若有所會便是金屑落眼矣老朽不會禪道如爾葛藤望居士慧劍利牙莫留渣滓

又

手教言言真實不帶枝葉數十年祈禱甘心瞑目矣來云徧識偷心難伏此是無始劫來生死根本豈能一念頓蕩哉古人道家賊難防正謂此也所以時人說時有放下無歡喜有煩惱無閑靜有忙亂無皆被他擔閣一生即百千生又寧逃此偷心賊哉今門下具擇法眼身體力行不做唱道之士真是大心凡夫

撿起便行古有龐公諸老接踵而行今獨門下豈容易哉但願發大心無休歇心無退轉心此心即名一行三昧師子奮迅三昧種種三昧皆不出此心耳

又

來毒一劑藥得老朽鉗口結舌無理可伸雖然猶恐有超凡入聖出格道理在不能脫化惟門下將多劫氣力併在一處極力直造還他威音那畔父母未生前故鄉田地把老朽一捆絕却氣息拋向洋子江中攪爲蠱毒之水使見者聞者盡喪身失命掃除狼籍一滿地藏之本願二稱提婆達多之恨懷方不負大

丈夫走此間浮一遭也

又

午聞計音不勝驚駭朽仲秋一病四大幾散只爲報緣未盡復延殘喘耳今別無他慮惟不能忘情于左右者以未稱老朽本懷故也門下以出世人豪脊梁最硬膽氣最雄但未能因地一聲病在知見太廣領畧太易所謂活了死不得也昔大慧後于諸佛出身處聞個薰風自南來殿角生微涼驀然觸發又得圓悟老人深錐痛拶始至七縱八橫可見工夫到此大難商量必須猛力跳出與大慧把手共行方稱老朽

本懷前聞病苦已極誓斷姪殺此等切要處那個肯行近來宗門高士稍有知見便謂一切無礙殊不知未曾實證四大無我故耳這一着子要得橫來直過去留自在須是個沒量大人始得古來惟汾陽無業趙州臨濟諸大尊宿纔是個跳出的樣子門下自謂行得一種粗工勝說千番妙理可謂步步踏實又謂世間多少英靈漢子俱陷在未悟說悟處余謂不然若真英靈漢子安肯自欺自昧不見大慧諸方皆已印可惟自不肯乃曰當以九夏爲期其禪若不異諸方妄以我爲是者則造無禪論去也這方是個英靈

漢子若以一知半見爲足皆所爲辜負已靈埋沒先聖者也人不經逆折則不知工夫疎密今痛莫大于親喪苦莫過于身病這兩場惡境不是門下以善權方便造作得的灰心泯志躲避得的禪道佛法領解得的福智二嚴替代得的神通三昧超越得的正恁麼時須有個出脫始得這裏翻過身來方知尊翁何曾生死歷劫親緣何曾剝離自已父母何曾有兩個如是則佛恩親恩一時頓報無能報者亦無所報者門下還信得及否時惟珍重

復高麗禪師

淨戒回始知法席條理不我念也古人入山老屋敗
椽取避風雨艸衣木食粗免飢寒圓悟囑佛日云古
德住山率刀耕火種不蓄長物蕭然布衲麤衣糲食
將大有爲也豈不聞藥山之牛欄風穴之單丁瀉山
十年而蓁橡栗大梅深谷而不世接其後各爲大法
器龍象駢集皆隨緣而應誰似而今諸方鋪門庭以
誘信施假鬼神而潤己費可不傷哉且達磨少室九
年不吐一辭末後乃曰心如牆壁方可入道豈不是
第一祖師直捷爲人處百丈云南方浩浩說禪我這
裏一味種田博飯吃臨濟又曰近代一夥禿兵集徒

二五百衆終日口曝曝心憤憤以爲當禪當道賺人
家男女入姪魔坑墮拔舌地獄大有目在古人如此
非他只爲衆生惡欲不除苦口叮誡殊不知貪求佛
法亦是惡欲况集外緣耶若只在形上做去內有能
取心外有所是法何時得家破人亡永失錫子之地
也來云恒沙如來歷代祖師俱莫能及之處畢竟阿
誰始得今觀此問終是夢話不知楞嚴七徵八辨處
之何在若有得處何名空如來藏也此一葛藤不是
詰問以逞人我正所謂爲他閑事長無明也

復天倪禪師

求教一紙多是詰問這幾端問得我無氣可吐老僧
自後不敢亂言又重問末後句是有是無若學道人
不明末後句曠劫偷心如何得盡昭禪師歷叅老宿
七十一員皆妙得其家風自曰五位叅尋且要知纖
毫纔動卽差違金剛透匣誰能曉唯有那吒第一機
到此地位還是見解門頭最後見首山問百丈捲蓆
意旨如何首曰龍袖拂開全體現象王行處絕狐蹤
始得偷心勦絕便道萬古碧潭空界月再三撈撈始
應知自後諸方八請不答迨首山歿後西河道俗千
餘人協心亦不答後有契聰請住汾洲太子院昭閉

門高枕聰排闥入曰佛法大事靜退小節風穴懼應
識幸有先師先師已棄世尔有力荷擔大法者今何
時而欲安眠哉昭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旣
至宴坐一榻足不越閭者三十年會下雖有五七百
衆終日不語後有慈明瑯邪等五六人三年隨從不
吐一辭每日呵責痛罵慈曰自來不蒙一言罵豈慈
悲法乎昭曰你作罵會耶當下六人始識父母未生
前真面目也豈似而今口傳心受鼓腹搖唇比量合
意者許可得道也豈不聞恐大師七百高僧人人有
一肚子佛法直得年至七十盧行者至祖問何處人

答曰嶺南人特來禮拜和尚不求餘事惟求作佛祖
曰這獐獠根性大利勿多言祖知之恐大衆忌剋半
夜付囑衣鉢以衣爲信衆人四散尋逐潛入獵中守
網命似懸絲衆人不知衣付何方零落已盡自言不
可久遯出遇印宗法師知他不凡問黃梅衣法付囑
何人答言惟付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說箇付字拖
泥帶水不少所以云佛法無你會處如人飲水冷暖
自知葛藤無了

復岳司馬石帆

楞嚴一別音問寥寥近聞公在白下大開爐韞老朽

門高枕聰排闥入曰佛法大事靜退小節風穴懼應
識幸有先師先師已棄世尔有力荷擔大法者今何
時而欲安眠哉昭矍起握聰手曰非公不聞此語旣
至冥坐一榻足不越閭者三十年會下雖有五七百
衆終日不語後有慈明瑯邪等五六年三年隨從不
吐一辭每日呵責痛罵慈曰自來不蒙一言罵豈慈
悲法乎昭曰你作罵會耶當下六人始識父母未生
前真面目也豈似而今口傳心受鼓腹搖唇比量合
意者許可得道也豈不聞恐大師七百高僧人人有
一肚子佛法直得年至七十盧行者至祖問何處人

答曰嶺南人特來禮拜和尚不求餘事惟求作佛祖
曰這獍獠根性大利勿多言祖知之恐大衆忌剋半
夜付囑衣鉢以衣爲信衆人四散尋逐潛入獵中守
網命似懸絲衆人不知衣付何方零落已盡自言不
可久逃出遇印宗法師知他不凡問黃梅衣法付囑
何人答言惟付佛法佛法是不二之法說箇付字拖
泥帶水不少所以云佛法無你會處如人飲水冷暖
自知葛藤無了

復岳司馬石帆

楞嚴一別音問寥寥近聞公在白下大開爐韞老朽

枯寂多年不覺起色信知法付國王大臣非偶然也
達磨當日西來號曰單傳直指不曾有半箇元字脚
熏你鼻孔瞎你眼睛二祖三祖祖祖相傳乾曝曝地
一點知歸曹溪分派以來大有榜樣後來人心不古
識解多端然後德山臨濟棒喝交馳機鋒掣電令你
捫摸不入插足不得不過勦絕情見坐斷意根初非
實法如國家兵器不得已而用之不見興化道你東
廊也喝西廊也喝後架裏也喝你若一喝喝得老僧
上三十三天跌將下來一點氣息也無向你道未夢
見在可見古人隨機顯示如倚天長劍稍存擬議早

見髑髏滿地今人盡是平白地害藥病何曾有半星
正病故古德謂打破大唐國覓箇不會佛法的不得
老朽亦謂盡十方界有毛頭許妙解與公作對便是
妙魔入心不見僧問歸宗如何是佛宗云卽你便是
僧云如何保任宗云一翳在眼空花亂墜這裏須是
大闡提人具滅宗手眼向自己脚跟下撥轉關候子
如獅子返擲不躡前踪生機活脫不受千聖羅籠始
得若只揚帆義海攬轡玄途總是靈龜負圖自取喪
身之兆非老朽之所以望公者

黃蘗無念禪師醒昏錄卷之四

法語

語溪叅學比丘明聞刪訂

師謂衆曰汝等旣此一會更無別念當體全空有何
疑滯叫着便應撥着便轉更少何物不肯自信你二
六時中無處不是觀音手眼無處不是普賢妙行頭
頭物物總是佛事人人各自赤洒洒底若不自信由
你求得飛身放光千般變化與生死不相干縱求得
有個悟入猶如石火電光如清水中添一杓灰塵自
是非他不知是飲喪命之毒藥汝今更不可外覓但

向無趣向無巴鼻無用力處拚命捨死實無別法可得只看日用動作處是誰主張汝若會得自然解脫師云世間無法世出世間透得這個無法便知起處落處這裏若不知定也不是慧也不是宗也不是教也不是蓋爲不識本心所以名爲狂妄故經云虛妄浮心多諸巧見不能成就從上佛祖不傳別法直指人心若不識本心便向外求于妄心中復生妄境如邀空花復結空果縱經塵劫不能成就只爲汝等根性遲鈍不能頓入老僧今日不免向人假設方便教你諸人當發信心莫生疑障二六時中回光返照遇

境便看語默動靜周旋往返身心莫放以悟爲則若到這步更加精進討個下落如是用心如是返看看來看去頭頭獨露物物全彰萬境不能侵于魔不能入悉無縫罅明暗色空了無彼此大地山河日月星辰三際因緣十方造化不滯纖毫一個疑情更無別念若到這裏正是叅情結秀雖然如是更與一拶復看個拶的是誰使他進退無門上下無路直教水窮山盡情忘見絕豁然曝地一聲識破娘生面目大千沙界頓入圓明事理佛法朗如杲日劫外今時應用無方始信得不是一番寒徹骨爭得梅花噴鼻香

師曰生不知來處謂之生大死不知去處謂之死大
此個事最爲要緊所以古人如救頭然你等未出家
時乃知生死要緊既得出家了圓頂方袍却去觀山
翫水把生死全然不顧若是眼裏有筋皮下有血的
漢子怎肯這般見解去諸方叅禮知識請個無意味
話納在胸中三年五載孤迥迥的深究已躬更不同
頭顧腦一等中下之流一無所得禪又不叅教又不
看晝夜打眠放心自如却言我是大了當的人若恁
麼見解千佛出世也救你不得苦哉苦哉汝等若要
究明生死須是發大丈夫之志先要斷絕攀緣妄想

無明人我貢高我慢諂曲嫉妬佛法雜論眼見耳聞
盡情拋在東洋大海不留絲毫打掃胸襟萬緣放下
纖塵不立只看個萬法歸一一歸何處畢竟一歸何
處此一則公案汝等切莫造次從上古今賢哲皆從
此發明須是把做一件事始得却要如水凌上走劍
刃中行如萬軍隊裏揮刀上陣莫問輸贏猛敵一場
這般用工方有少分相應若是伴伴詳詳待信不信
待疑不疑恁麼用工做到彌勒出世依然一場懨羅
汝等若信得及日用動靜打成一片若到這般田地
或有善惡境相現前皆是你五陰魔障曩劫習氣切

莫認他惟有疑情昭昭靈靈推之不去蕩之不散猶如寒潭秋月無有纖毫趣向忽然一聲疑團粉碎大地平沉露出本地風光纔好諸方懇求印正然後山間林下柴乾水便盤結草菴待時而至接物利生今日與你諸人盡情吐露你自徹去但辦肯心必不相賺珍重

師曰汝等不可留心待悟求神妙處縱有神妙亦是妄想所以學者盡在外覓只求知見玄妙不知正是障汝蠱毒但莫向熱鬧處求只那無搭撒無倚靠無聲臭處正是汝超出生死路頭汝等病在要明白聞

人奇言妙語便道渠信得及吾不知汝信的是個甚麼且道信得的在甚麼處當知信之一字猶是假說但向無巴鼻處叅取又云旣無巴鼻向何處叅取

師曰汝等脚跟未得立地都在靠人言語行持埋没自已拄杖不得自由

師曰佛性個個圓滿無斷無常譬如日月東起西沒西沒東涌有何斷滅雖然乾坤皆有壞時日月光有盡時惟佛性無盡故名無盡燈此無盡燈一盞亦可百千盞亦可如室燃燈縱分千盞未有一毫加減增奪佛性亦爾故曰三世諸佛一眼放光佛佛相續祖

祖聯芳

師曰或有得了一知半見便以爲足以牛跡當大海只管放逸皆是自飲毒藥以爲甘露不知有喪命之患所以楞嚴經中五十種陰魔皆是中途成狂不信有後步工夫不知有聲聞緣覺大小果位不同所以小果欲至佛地最難何以故自生滿足想故

師曰今人出家住叢林一生未夢見在千百人中只求一個半個識心達本自行自立古來罕有若非生鐵鑄成渾鋼打就的漢子誰敢承當此事求知求解者多自信自肯者少故曰學道似牛毛了道如麟

角

師曰一切古人所說皆是真心剖判無有深妙學人錯會別生知解我與麼說他又言聖人畢竟有妙處不知平常是所以不達自心若達自心一切聖人同此一宗若有一毫不同便是異端

師曰諸方叅禮知識將意識中百般能所盡情吐出方得自在佛只爲衆生種種勞擾不停便說種種妙法汝若諸念不生自然逍遙衆生若安佛亦安矣師曰阿彌陀佛發四十八願若一草一木不成佛者不取正覺且道如何得成若見有天堂地獄有凡有

聖不可不疑除是從自己脚跟下踢破玄關虛空粉碎徧法界純是一個極樂亦無如是見解始可參學師謂居士曰公在方外許久訪遇高人亦多請示一言士曰雖在方外未有一毫進入堪得個調身之術四方求覓可知出世者少師曰公見得天下無人則是我相則與衆生多了一層又曰但有所學得的總是虛緣幻相當從自脚跟下猛然覷破一切意思見解不出造化之手縱做得千年不死猶是守屍精靈若肯信不涉一足穩坐長安但一切放下無聖可求無凡可厭人是人物是物那有許多分別

師曰古人常將獅子爲喻何故不言別類蓋以獅子遊行不求伴侶行動一步羣獸皆絕野干膽裂脩行之人亦復如是獨行獨步輪刀上陣不顧後羣殺得人方救得人是名獅子兒哮吼一聲羣獸奔走誰敢當敵

師曰太聰明者終難說話百般書籍一目領過不得一毫疑生其實也不明白只是意想卜度如此見解也是不聰明的人

師曰自不識心便向形迹中窺人毀謗聖賢則是招殃見我朝朝出來上下提掇聲如雷震口業不淨一

般穿衣喫飯何名善知識汝等又作是念善知識慈悲柔和如何口業不淨豈不聞善財童子叅無厭足王將一切作惡衆生或剝其肉或剝其皮或剖其肝或截其舌或斷其足令其痛聲遠徹此是先聖化人境界愛惜衆生如護眼目所以大慈難行反退人心問如何是大慈師曰手持刀杖守護正法

師曰汝等若言本性不是空的是何形相若言是空的此時對面言語者是甚麼汝等若欲出生死此處當細觀察

師曰不肯自信便是魔說不與世同故曰外道我今

立地看你縱修行百千年木食草衣只與吾一般又曰八地菩薩佛之一字尚不喜聞何況世間財帛境界而動憂苦你等實無妙道可學只這難信二字是實難信

師曰修行人自謂見性成佛且道見得的在那裏將呈吾看既呈不出又言見性專向無智人前胡猜亂道惑亂諸人墮地獄有日在自不明白不可教壞人家男女有等守空寂的外道而今不覺受殃在未後只向明白坑裏自是與人言一切皆空妄言無道可修無凡無聖只個穿衣喫飯是更無生死可怖反謗

持戒念佛是小乘見人則誇快樂無窮到正人面前
一毫不敢開口直待臨終之日忽然忙亂世情難斷
意識不忘一生善惡境界隨心發現悔是遲也

師曰一生幹盡千古事業不是尋常口說問如何幹
得千古事業師曰爾只今有甚麼事不盡

師曰善知識問你正是點穴下針汝若無事自然不
妨纔問着便要尋句佛法抵對被須彌山塞却口

師曰叅學須要知己莫在公案言句上求明白我前
數十年只在黃瓜茄子公案上求明白便是向外覓
後來聽說拿物非手喫飯非口回頭返己方知公案

黃瓜茄子不是外頭的又曰只教汝別求易若教汝
休歇最難

一日龍湖夜坐有宗師舉本來具足本來無一物兩
則因緣示衆有僧對原來具足又有對原來無一物
師曰既是無一物問着便眼睜睜的心怯怯的却似
有個說不得的事物一般既是具足如何開口成滯
恐怕說得不是隨語生解到他人言下討分曉若是
真到家的人如月印千江似空谷應聲使大衆耳目
一齊俱見且問大衆聽見麼若聽見又坐在是非籠
裏若不聽見又當面錯過且問大衆如何叅究

師曰我終日與你說的是西影中現出來的一個影相盡大地衆生十方諸佛歷代祖師蠢動含靈都共這一個西影大無邊際那裏有踪跡等你看得他見又曰須知一切作務應酬盡是遊戲三昧纔得無事此時清淨千萬刼清淨

師曰汝等若自不信佛也無奈你何所以佛有三不能不能度無緣不能免定業不能盡衆生問如何又說大地衆生同成佛師曰他見得衆生是佛你若不信還是衆生

師曰老實的便執着老實的能巧的便執着能巧的

父母未生前不曾帶得有老實巧拙的都是胃成非是本元若是天機豈用思量變化無窮誰能測之今日若辦明日事便被鬼神覷破

師曰問無有問答無有答世人不知只在問答上作活計如此行持情識何年而得休歇且道盡世間問問個甚麼盡世間答答個甚麼若然會得一切佛法世法自然明白一切知見自然泯息又曰學道人如鐵壁石山相似霹靂無情方能斷物汝等若信得及實無深妙處我也只是個尋常無事的俗人

師曰工夫不可疎懶若疎懶便隨世情流轉若謹慎

又是障礙有疑未盡切莫自昧古云不怕劍戟如星
下只怕藕絲絆殺人

耐問

問性是自有的爲甚麼不見要仗師友提醒纔見師
曰性雖是有的不遇師友說破決不肯自信譬如粟
穀種子若遇水火損壞要逢水土發生一粒歸土發
生無盡人之本性亦復如是遇情慾而損壞遇師友
指出自信真常世人愚迷被情識恩愛管束不得出
頭豈不聞古人捨金輪王位乞化他方也只是求師
友仲尼鯉死不妻周流四方也只求師友如今學者

多只在求名不肯求人縱求得功名蓋世無非大夢
一場先聖求得一人如獲珍寶方有付托譬如傳燈
燈燈相傳使命相續而今學者東竊西記以聰明見
解認爲得道醒眼人看來豈不慚愧大丈夫出頭一
番性命爲重不可泛泛而已豈不聞船子和尚云三
十餘年海上游水清魚晏不吞鈎釣竿斫盡重栽竹
不計功程得便休

僧問常人日用樂得來我日用臨事之時許多不樂
師云求得的樂非真樂也不知千古聖人盡是爲已
若不真爲已終難出頭或遇善知識將一則公案或

一奇語問你只拔你知見病根若是個真無事的人
隨機應答無有思量若是佛法知見不忘雖口不言
面上帶色却有一物妨礙此個病根最難消釋
問用何工夫師云莫生妄想曰如何是妄想師曰求
覓工夫曰如何得無事去師曰莫生厭心日應萬端
未見疲勞便是真無事的人

師弟問如何是善知識師曰善者善達無爲所說法
語不從文字中來通達無量妙義不用思議知者混
古今事天地未剖日月未光威音那畔境界無不知
之識者能辨邪正不被境惑頂天立地達佛心宗廣

演無上大法普利羣生大開不二法門天下獨尊是
名善知識如何是法師師曰法師者證九地果位八
風不能動說法不屬有無不落文字汝今錯會以講
文字者便謂是法師不知正是謗法何以故一切學
人只在文字上註解背自心宗喪佛命脉問弟一生
立志不起望兄提携或抱公案或持經呪師云抱公
案持經呪要識得那個是我汝今我尚不知是誰做
人且看父母未生前一着子是何相貌忽然覷破方
知天上天下古往今來恒沙劫事無不明瞭纔不被
天下人瞞方是出世丈夫

問今人不得圓通未審病在甚麼處師曰或病在窮
今博古歌賦詩詞事事要通言言要妙不知蔽真智
而求外慧被知解遮障或病在取捨二邊憂厭生死
貪樂涅槃知教是塵執捨不捨不知愛一文不值一
文或病在斷惡修善不知背真宗而向知覺認識神
而作元明古云金屑雖貴落眼成翳

庫頭問如何是日用神通變化師曰你二六時中治
事待客上下酬應何處不是神通變化

僧問我日用處處搬管無處不是覺性靈通忽然氣
絕未審靈靈寂寂的東西歸于何所師曰你即今靈

靈寂寂的東西在甚麼處僧無語師曰學道人惟有
此關難破此處若不明則屬精靈

僧病中問弟子尋常形體堅固自謂快活能做得主
無生死可怖今日忙亂却死得來則與常人無異師
曰但看忙亂的是誰如此省得即無生死恐怖何來
問道可思議否師曰道是何物容汝思議又曰雖不
可思議靈變滔滔千問千酬都從不思議中來但落
言語意解便屬鬼家活計

問或有身住佛地朝聞正法不肯信受不能了悟來
生還得聞否師曰要了此時即了有何欠缺更待來

生

問如何是透脫師曰用透作麼又曰透脫者或因教典或因觸事或因言句得個悟入見大地衆生無不平等又要出此窠臼纔得自由

問如何忘得情境師曰且道情境又是何物只這個忘字就是病根此時你問我答有甚忘得

客曰此時說話是一大夢睡着做梦是一小夢師正色曰此時說話既是大夢如何是醒時客無語師曰若要求醒直待驢年

僧問你這龍湖僧衆個個皆出火宅否師曰你將甚

麼作火宅誰在火宅內僧無對師曰你正言語時在已分上作麼生出僧曰且請和尚作麼出師一喝僧擬議師曰火宅出不得也問如何照見五蘊皆空師曰將何作五蘊照個甚麼你說看

居士問某甲向學之心久矣而不知何門悟入師曰公今二六時中上下酬應無非悟門不必更求悟門既欲向學學到無可學處便是真學問頭腦今時學者把古人看得太高了重彼輕己是爲小人只要信得自己是人方知聖人亦只如此纔不被聖凡所礙曰某在家行忠孝而恐上下不到常有一愧在心師

曰古之行孝者多不自知若自知我能行孝恐上下
不到是爲造作非真行孝也若真行孝無心可愧無
爾我分不用做作上下自然一團純和若要個名
色出來令人知我行孝正是忘恩背義不孝之子
客曰過去許多古人畢竟也有個不了事師曰莫替
古人擔憂只要自家果然了得乾淨命根斷絕自然
與一切古人相見莫要管他了不了又曰你開言吐
語時古人在那裏曰不曉得師曰不曉得最親切曰
我還不親切師曰你不親切處問來客無語師嘆曰
有話須向知音說不是知音莫亂言又問一切人如

何得自在去師曰我今一目所視個個停停當當貴
者自貴賤者自賤寒則穿衣熱則取涼何處不自在
問初入信位菩薩云何能說種種法師曰到是不叅
學的人無有一毫知覺打攪赤灑灑地無有叅雜能
說種種法故曰一超直入如來地

問設有人把世間文字都背得麼師曰歷代祖師誰
不肯過六祖不識一字三藏十二部無不貫通只爲
學者逐文解義若有一則公案一卷經不看得粉碎
不名叅學事畢

問華嚴十回向云菩薩布施頂髻肝膽手足更不言

易處云何只要捨痛處難處師曰過去恒沙諸佛歷代祖師誰不捨了痛處若不捨此痛處不名布施生死牢關終不斷根須要拚命捨死一番方得解脫但自思惟我意中何事最痛唯有學道求明白是你心中最痛的恐怕捨了便落生死皆是自生恐怖世人貪愛情境便是苦海你今貪戀佛法知見亦名苦海問既不見不聞如何進功師曰此一關絕要出生死問不得別人一切人到此都不知趣向此處若不覷破難得了脫

居上曰此道除是不聞便罷若一下看破了神妙不

可測師曰也沒有你妙處且將甚麼作妙你說看士佯笑師曰病根難得盡何怕你如何有個意思在打攪不得平淡又曰我也曉得道是講不得的人人有有的只到臨事時分疏不下師曰你曉得個甚麼只這個曉得的就是你病根又曰我求此道受了許多辛苦而今纔得誰敢說我的不是師曰你既有個是的莫說許多辛苦便受百千年辛苦何曾夢見在此事也不是你苦中求得的觀你所說世人都沒有道只你得了道此是越外生出的知見極利害便是這個埋沒你一生又曰或有一人不信當下是佛只要

念佛苦修善果圓滿方纔得成此人如何師曰此便是成佛的種子萬無一失曰或有一人立地就是一了一切了更無纖毫疑滯此人如何師曰正在疑居士忙然曰如何是疑師曰好個問頭只你不懂居士曰當下須識本體照察靈明使得自在師曰若當下有個照察更不自在雖然照察得明白也是相外光影若是自己如何用得照察
學人曰孔聖人纔是真不容已師曰一切人皆不容已何況孔聖人曰此是無根之談百姓爭田爭地相打作鬧一憂一喜且不得他也是不容已師曰此正

是他真不容已處

問你和李卓老這一起人又無傳授糊來糊塗的是那一宗下的人師曰若有傳授便是邪法我也不是五宗門下人三世諸佛歷代祖師皆從這一宗而出友人問如何是機鋒師曰機鋒是甚麼速道速道友人無語師曰你當面錯過

問道果有耶果無耶師曰說有說無二俱成謬曰如何即得師曰無求即得曰如何是道之體師曰滿口道不着問四大離散時如何師豎起拳曰這個不屬四大

問古人除却咽喉唇吻道一句來這一句如何道師曰我不除却咽喉唇吻你且道一句看學人無對師曰你被語音塞却口

問如何是自性師曰不說不說曰如何不說師曰恐你不信曰和尚真實語誰敢不信師曰你若肯信不免真實

問如何是下學而上達師曰即今要達個甚麼速達我看學人無對師曰即今達不出如何上達

問見性成佛是否師曰是曰性是無形的如何得見師曰性是有形的只你不見曰請和尚指出我看

口我說你不見

問陽明先生說無善無惡是性之體是否師曰是曰我也曉得性體是無善無惡的可是否師曰不是曰如何他的是我的不是師曰他分明對汝道性是無善無惡的你走在善惡上去了

問堯舜幹的事業今人如何幹不來師曰堯舜當初怎麼做何嘗要是與不是今人且不去幹事只在那分別處想是與不是若是丈夫氣槩出頭一番撩起便行管甚好歹怎麼信得及便與前聖無差別也問狗子有佛性也無師曰有曰趙州因甚道無師曰

既無誰傳持到今日曰不曉得師曰用曉得作麼
問聖人道無聲無臭是性否師曰是曰視聽言動是
性否師曰是曰這兩段是同是別師曰你且將一段
呈出我看曰對和尚的是視聽言動師曰這是視聽
言動你與甚麼作性學人擬議師厲聲曰那裏有聲
臭來問草木有性否師曰有曰性在何處師曰性在
說話曰他何曾會說話師曰又在說只你不信曰如
何他不知痛癢師曰痛癢雖有但無分別

問如何是已發師曰古人傳得的今人叅寃到得的
意識知解明白得的都是已發曰如何是未發師曰

未發是聖人的本命元辰不覺晚年精神疲倦收拾
不住走透一點消息被曾子眼明口快道個唯至今
相傳都用意識擬議將作道傳不知正是夫子敗露
不甘心處若是顏子簞瓢陋巷灑灑樂樂無一點氣
息你到何處傳說他今人只管尋覓他樂處豈不誣
謗先聖縱有一點消息等你領會得也是從門入者
不是家珍

問手不攀枝足不踏枝口啣一枝忽有人問西來意
如何答得師曰汝即今未啣枝時人問你答個甚麼
且速道一句看

問讀誦四句偈等功德無量無邊是那四句師曰親見親聞親知親覺復曰你省得麼曰省得師曰叫你持經爲甚麼又被聲塵汙染

問如何不得自由師曰不自由者病在貪求貪名高尊顯被顧惜魔管束不得自由貪人恭敬被恐怖魔管束不得自由貪聰明智慧被名言教典管束不得自由汝貪天福又被十善魔管束不得自由汝貪極樂又被想魔管束不得自由汝貪真如又被真如魔攝不得自由汝貪涅槃又被涅槃魔攝不得自由世人愚迷不知佛是無求人汝若無求處處自由世間

有求最苦不知現前受用賢妻孝子富貴尊顯是汝累劫之因曾供養過他今生出來遇緣則受緣盡則散這是汝合受用的事古云隨緣消舊業更莫造新殃只好隨時度日遇饑喫飯遇寒穿衣只待緣盡脫了這領臭布衫天堂收不住地獄亦無名這個大受用誰人肯自信

僧問如何是智人無夢師曰我這裏莫說夢話僧再問師大聲曰莫作夢會好曰不省師曰你若不省日用千狀萬態功業超羣總是一夢耳又問初學從何門入師曰你從南來北來曰南來師曰好個入路又

問如何出離生死師速叫一聲僧應諾師曰從這裏
出曰和尚說的話我不曉得師曰等你曉得堪作甚
麼曰何故瞞人師曰你夢不醒反怪別人
居士問日用何爲師以偈答曰
終日閑閑無所爲記得曾叅一字機無限精神空費
了依然還是舊行持
終日閑閑無所爲烏啼花笑互斟機客來問我爲何
事飯罷菴前走一時
終日閑閑無所爲蒲團竹椅盡生埃祖師公案忘來
久禪客來叅懶接陪

三十年前學坐禪猶如求鏡去磨磚于今忘却途中
事語默依稀記不全

饑即食兮倦即眠有時微笑水雲邊赤心片片無人
會下是黃泉上是天

饑即食兮倦即眠閑忙動靜只隨緣人間甲子無心
記開到梅花又一年

牧牛圖頌 十首

尋牛

入山撥草急追尋峻嶺荒却竹徑深尋到水窮山盡
處回頭忽聽野猿吟

見跡

溪邊嶺畔足跡多不是牛兮是甚麼緊密行纏牢着
脚好携繩索急追他

捉獲

狹路崖前覺一聲全身獨露在荒青悠悠喚轉靈苗
引貫鼻穿繩孔現成

調治

牢把繩頭痛策渠曠陳劣性漸憑除二時水草勤調
治體伏純然樂宅居

純和

散放無拘養幻身縱橫無處絕埃塵這回不觸凡情
境左右周旋逐故人

歸家

宛轉回頭歸故家囉囉哩哩出煙霞鞭繩簑笠俱拋
却鐵笛橫吹不犯牙

存人

得意忘緣迥出山堂堂無束任清閑眠雲枕石深鼾
睡那肯容身落世間

俱忘

人亦空今牛亦空寒光寂照盡融通大千沙界無名

相依舊扶桑在海東

還源

識破從前不假功古今凝潔一非聾欲知端的還源處山自青今花自紅

入鄺

赤脚髻頭出世來春風滿面展唇腮玄關金鎖皆方便只要當人薦得開

助刻姓氏 王大穀一兩 唐守靜一兩二錢 鈕天璽 顧淨光 小應麟各三錢 共刻此 無念和尚醒昏錄一卷 九章朱衮對稿 天啟乙丑 僧自恣日如蘇興率園 識

黃蘗無念禪師醒昏錄卷之四

終

黃蘗無念禪師附錄卷之五

語溪叅學比丘明開刪訂

小傳

南阜鄒元標

昔韓公上佛骨表尉潮陽與大顛往來留衣別士縉疑之予謂此公聰明蓋世能轉法華必不爲一疏便了生平其言顛曰實能外形骸以理自勝不爲事物是非窒礙夫曰以理自勝猶未深悉其義也公亦達矣歐陽蘇子才高八斗好與諸僧往還歐公曰時于其人察其氣魄有爲世用者而蘇子則時遇可人箭鋒相射蘇公亦有逼人處諸先生皆一代鴻碩好與

方外人遊者何哉蓋身處火宅入林樾覩蕭蕭數竹
頓令心地清涼亦以夙因故予束髮每到蕭寺五臟
若水不可言說鄉里中所與二三僧唯推魯揅作田
畝無敗行然亦足敬也浪游南北所接僧非無赫然
爲世頂禮者大都落風流講解窠臼儼然如天竺古
先生者實難其人庚寅以吏部郎謫南比部時大司
成新建鄧文潔公爲祭酒忽有無念禪師過公以賢
關不便欵洽禮而之予衙齋予亦館之別室旬日茶
飯外無他語文潔過詰曰作何寃竟予曰無語文潔
曰此透體漢無錯過予曰無忙在別去又數年念公

過而訪我古樹下坐對蒲團相視而笑予賦詩數首
別念公又別去數年不知念公入我深也者念公名
深有楚麻城人早年父母謝世家長者習其有奇因
縱之披荆一日有名宿謂曰生死事大須是參得明
始不負一生出世念公啟曰何之示而之伏牛伏牛
不契又之七尖峰之東臺之五臺之燕薊之丫佳山
之廬山揅苦行者數十餘年凡五嶽名山無不跋涉
其所參承名師曰大休曰秋月曰無窮曰古清曰遍
融無不頂禮其所承指示也曰黃瓜茄子曰提話頭
曰還飯錢有言靈承如天帝語未明也如負鬚眉不

肯下誓死而已志堅功苦蓋垂數十年諸知見若片雪紅爐即證諸名宿名宿首肯始下山次與卓吾李長者友長者以不善藏爲世忌公終身左右之有告之曰大貴人方怒熾曰祈首穴冒何妨予因是而知念公之定也諸縉紳聞而爭倒屣直浙豫章七閩焦太史陶祭酒黃庶子王方伯袁考功皆降心相聚念公時有啟發如大雨普布隨根生活諸士縉欲徙舍舍公未數日即飄然去野鶴冥鴻不可繫矣世有自枰妙悟以爲必依宰官大臣而闡揚佛法者予竊謂清虛苦空佛之大旨不從一草一木降心而從萬紫

千紅處逐世佛之道有是乎嗟乎狂慧風熾毒流矜珮念公獨藏鋒遜世此所以貌古風高獨步一世也浩浩空門龍象有幾予柰何不思作念公小傳念公懿行叅夥以俟逸史夫使韓歐蘇諸君子及文潔公起必以元標爲知言

論曰世儒好闢佛佛不可闢所以闢者狂禪耳念公名行冠一世恂恂若處子棲隱一山當楚中州界遙瞻紫氣隱隱隆隆豈無謂哉

贈無念上人序

復所楊起元

世皆知佛爲出世之學予以爲出世不足以盡佛佛

亦精于經世者也。後世稱君道者孰大于堯堯在位五十載不知天下治與不治乃遊于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又有老人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夫作息飲食泯識知而順帝則堯之所求于民者止是耳矣。而後世言治者莫加焉蓋道極于此故治亦極于此也。世之所以成人者日用而飲食也本何識知之有唯治民者或乘以私智猶投石于定水之中而波浪起以知應知以識應識是以天下擾擾多事禹之言曰堯舜之民皆以堯舜之心爲心寡人

之民各以其心爲心嗟夫帝降而王其辨固在是歟非民心之有異乃存于已者未定也予觀佛之說汪洋浩蕩縱橫變化不可窮詰而究其實際不出于現量過去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如此則念念寂滅雖有知識安可停哉如此則日出不顧日入日入亦不顧日出耕田不顧鑿井鑿井亦不顧耕田如耳目口鼻不相踰而互爲用如此則善不知愛惡不知憎生不知欣死不知惡大道之世何以踰此予故曰佛精于經世者也彼出世者西域所歆艷亦往佛所立之名色而佛因之也不然道固無有

不出世者也奚必立出世之名然後出世哉昔有僧聞鼓聲舉鋤大笑而歸百丈曰俊哉此是觀音入理之門後與其僧問何所見僧云某聞鼓聲歸喫飯此真悟入實際者也使其遂陳所見堪作何用哉無念上人初參學善知識遇善知識于蔬圃中植蔬跪問佛法大意善知識曰黃瓜茄子上人不契辭去歷盡辛苦幾喪身命忽地夢醒方大徹悟依舊是黃瓜茄子也黃瓜茄子誰不識之而上人獨不識必待歷盡辛苦幾喪身命疑團碎破然後識焉又奚恠夫陶唐之民處帝堯爐錘間五十年然後知作息飲食之事

哉帝堯之于其民竭其一生之精力尚且五十年然後民知如此過活矧後之治天下者未嘗竭其精力安可復望哉帝堯之求于民者合下止于如此尚且積之五十年矧後之求于民不止如此也又安可復望哉唯後世不能竭其精力以求于民而求于民者亦不能止于此是以能竭其精力以求于民而求于民止于此者莫過能仁氏也夫竭其精力以求于民者乃竭其精力以自求者也求民止于此乃自求止于此者也是故通于佛法者然後可入堯舜之道而世之學佛者區區於西方淨土及了生死而已其惑

者至求福田利益廣施財寶造寺度僧以爲功德儒者耻之遂謂佛之教足以惑人而讐疾之不復深惟其理而吾儒之學竟止于粗淺而不足以入堯舜之道此其故不可不一明也予賦性最拙於孔孟之言茫然未有得也近因博之釋典而參之舊學殆似有可以發明者遂不自揆而以經世言佛蓋言經世者謗佛而言出世者亦謗佛也均一謗也不若言經世矣無念上人其謂之何夫三乘十二分教不出黃瓜茄子中黃瓜茄子豈出世者耶

書龍湖圖贈無念上人

卓吾李 贊

此石湖景也有石在兩水之間石殊不巨然其屋可比維摩丈室能容雀臺一千二百五十諸大弟子與俱者風吹竹戶月落深潭朝煙暮霞足稱幽雅湖之西梁木爲閣直侵湖上其名曰芝佛院有上人來居之其名曰無念吾不知上人果能無念否也夫周子講道于此多年矣一旦乃能得上人於戒律之外雖上人亦不以戒律故滿足其意而時時與十方賢聖窮究真乘觀其心不無念不止也湖之勝愈以有加而芝佛之院棲佛之樓結構煥然非徒然矣雖然真乘可冀無念大難夫學道者大都其心欲細細則能

入其氣欲龕龕則能出意欲其柔柔則善縱志欲其
強強則善奪守欲其密密則神不可窺發欲其疾疾
則魔不敢近方正也而遽竒雖八面掠敵可也甫竒
也而忽正可使千聖落膽矣彼以天地爲棟宇者將
以爲大矣不知特醯醢之雞耳以宇宙爲幕席者自
以爲快矣不知特甕牖之子耳要皆以一人之知慮
而欲測無窮之佛智以一已之度量而欲忖無盡之
佛事以一二之手足而欲遍無邊之佛國是以北轅
轉疾去楚轉遠非有至人又安足與議至道哉上人
若無念乎無念是以語之

石湖有潭無念居之石湖有屋無念止之石湖有經
無念會之石湖有佛無念念之昔念石湖今念自己
念而無念石湖澄止

無念上人誕辰

卓吾李 贊

有僧無念學道精勤衆人不知目爲庸僧我與念僧
相伴九載知其非庸以念無故何謂念無與俗人處
念即自同于俗不見俗故將念離俗是故一時賢人
目之爲俗然念僧真實俗也與賢人處念即自同於
賢不見賢故將念希賢一時俗人目爲賢然念僧真
實賢也嗚呼佛澄塗掌羅什吞針念僧不能但不可

以念僧不能故而遂高視澄公與什公也汾陽腥穢布袋街頭念僧不肯但不可以念僧不肯故而遂下視汾陽與布袋也是歲也已丑是日也二月十七念僧生身實當是日載茶載歌載觴載咏聊以爲歡共登無遮道場永以爲好不妨遊戲三昧念僧其欲爲名高乎抑且俗與同也俗與同則十方無壁落爲名高則大地生荆棘得力不得力皆于是乎在咄咄吾且觀之

贈別無念禪師

定宇鄧以讚

余最善念蓋嘗求無焉而不獲今乃知不必無矣何

也念性本無非斷故無以覺此則爲佛以此覺人則爲師予常以語人人如聾如啞今年秋無念上人來自楚余留居五日則見其不寂不亂庶幾前所謂無念矣然上人謂我曰前念即凡後念即佛是猶在轉移之間夫既知念性本空則無煩惱而非菩提無生死而非涅槃如釵釧是金非融故金泡沫是水非滅故水是以舉一衆生而諸佛並攝舉一念而法界全收又何前後之有歟上人爽然曰如是如是茲其歸也書以貽之

送無念禪師赴豫章請

衡湘梅國楨

余得念師朝夕越十五年平生礙膺之物一旦消釋
是師大有造于余也師所居黃蘗山僻嶮而瘠磽豺
虎之所盤據人跡所不到師與徒衆披荆榛躬廬舍
擇可耕者耕之緇素麀至堂廡日臻巋然一大叢林
矣師每言爲道真切無過鄧定宇三十年如一日也
今海內志道者多而江西爲盛故其意常在江西茲
赴請往余老且病不能從期以明春歸如期而不歸
余即老病當扁舟從之還結夏于黃蘗山也

送無念禪師還楚

定宇趙用賢

不佞於佛理未窺一班也然亦時時好從學佛人遊

獲聆緒論其貢高執有者謬謂已得法要而不知竟
落偏義苦行談空者自許既證大覺而不知亦墮迷
情蓋法等虛空而心執有無覺海混漾孰窺真際宜
不佞之疑而增畏也庚寅春仲胡山人荆父過白下
荆父故善言名理稱辯才無上乃數推無念禪師不
事語言直契宗旨不佞因得一叩威儀少承謦欬日
擊道存無所容聲然後知菩提自有密義大乘自有
正法爽然心開幾不虛此生矣禪師復且杖錫還楚
不佞恨從游之無幾而又愧攀留之無術輒呈短章
聊識私仰云爾

頭白於今侍遠公南宗誰復悟真空帝城鐘曉秋雲
杳一葦相將度楚東

贈無念禪師偈

五臺陸光祖

有念念爲邪無念念卽正炳炳大師言指我成佛逕
末季學語流勦襲皆戲論有無屬二邊正邪非自性
一落語言筌執藥翻成病人言無念師宗門提正令
本出庸流家薙髮修苦行歸依于空門徧叅求悟證
疑破黑漆桶皮毛脫落淨入佛兼入魔非凡亦非聖
我聞如是言稽首逢禮敬師忽入白門隨衆得叅請
果聆玄妙談聾聵詫觀聽辯才若風生說法似泉迸

德山臨濟機的的在欄柄老夫愚鈍人未能領上乘
嘗聞古尊宿如實語相應出言昧本真天壤隔分寸
鬭爭堅固時魔佛互衰盛吾黨二三子擇法孰爲勝
歸來讀我書聊取意根靜

因無念禪師示客偈

訥菴方 沆

余將北行報滿以暑甚小憩城南會無念禪師自楚
黃石湖來因與王水部圭叔朝夕叅承彼此甚適客
曰無念特禪寂枯槁者之爲耳二君興游不虞妨正
道而廢職業耶噫嘻有是哉自無念之偕余山中予
見其饑餐倦息朝盥夕浴而未嘗有怠事也又見其

風月清佳據梧支策獨來獨往若神遊太虛而不知
其出於塵埃之表也有時接見士大夫主賓應酬杯
盤交錯徐察之無厭色也有時揮塵談空則理不必
天地有而語不必千聖道者無念肆言之吾兩人肆
聽之纒纒乎若旁之無人也蓋無念而無不念無不
念而實無念吾師乎吾師乎予且將終身與之游安
知其妨正道而廢職業耶遂作偈以示之偈曰
真空妙智鏡同圓枉廢磨礱歷歲年到底憑君拈撲
破始知父母未生前
白牛閃爍秘形山牧子招尋日往還鼻孔拽來繩忽

斷方知祇在故園間
空谷何緣自應聲洪鐘待叩爲誰鳴從他巧覓知音
者唯有聾人聽得真
真性圓明照大千還如片月落平川云何逐影生差
別昧却中天一點圓
穿衣喫飯原無事兀坐閑眠豈是禪學道不從聲色
薦工夫歷劫總如然
無邊空界任周流一性能將一切收影裏覓心那可
得大如捨海認浮漚

讀龍湖集寄懷念禪師

如真李 登

承惠龍湖集細讀數過乃知字字句句皆大乘法要
且直截簡明當下即得本心無可增減者師接引來
學功德懋哉懋哉別後二律錄呈

杖錫凌西去龍湖煙水深江山雖隔面風月自同心
有念塵蒙鏡無情芥逗鍼璚琴時獨撫天際托知音

其二

錮疾悲無始輪迴似掌翻何期虛白室即是涅槃門
人去遺規在心亡性自存祇今開寶月可復遣重昏

禪那歌

荆父胡懷玉

庚寅歲客白下同念禪師結夏鷲峰寺一時慕道之

士多落知解窠臼偶然有感作禪那歌并求印可

禪那廓然包太古非色非空不可覩海底波斯駕鐵
船個裏何曾有佛祖白象無端降梵宮天上人間擊
法鼓周行七步復拈花心印相承入東土碧眼胡僧
坐不言一花五葉陰寰宇馬駒踏殺天下人棒喝縱
橫互賓主傳燈邇來千載後衣鉢生塵野干乳須彌
欲傾龍象愁念師忽起信不偶披衣孤坐萬緣空白
雲紅葉堆窻牖鹿女啣華虎受降魔王問道展兩手
無非無有無非有鼻孔雙垂牙在口雪峰毬趙州狗
八角磨盤空裏走維摩杜口毘耶城瞬目揚眉成過

咎本來如是絕纖塵。劫火洞然亦不朽。德山持鉢太連涎。末後一句阿誰扣。禪師劃開生死關。明月清風自爲友人我。山無明酒日對空王勤。攄撒夢裏翻身不離牀。稱錚是鐵原非垢。憶昔燃燈授我記。有情共證金剛際。無鬚鎖子兩頭搖。摩尼却向衣中繫。歷劫恒沙光不殊。五陰浮雲亦難蔽。定非定慧非慧世尊乞食入舍衛。靈山一會坐儼然。華藏莊嚴開聖諦。白毫日照毘盧閣。芥納須彌何廣略。金毛獅子鐵圍山作者好。求無病藥泥牛耕。月火生蓮八風不動坐寥廓。北斗藏身水逆流。黃面老子難摸索。說與閻浮世

上人火急回頭猶是錯

贈無念禪師偈

時同卓吾任龍潭湖

澹園焦竑

念公過金陵。予日與談禪。得其慈力。一時涉入如幻。

三昧。此其機緣。非在一期果報間也。賦此以贈。

春深聞爾百花潭。曾與維摩共一龕。浮世無成悲小草。空門何意見優曇。龍知聽法歸池鉢。馬爲馱經度嶺嵐。烏桺宗風今欲振。好傳消息徧江南。

論禪

石公袁宏道

禪有二種。有一種狂禪。於本體偶有所入。便一切計現成去。故大慧語李漢老云。此事極不容易。須生慚。

愧始得往往利根上智者得之不費力遂生容易心
便不修行多被目前境界奪將去作主宰不得日久
月深迷而不返道力不能勝業力魔得其便定爲魔
所攝持臨命終時亦不得力無盡居士云世間粗心
於本分事上不曾于十二時中密密照管微細流注
此是業主鬼來借宅耳此病近于高明者往往蹈之
又有一種不求悟入唯向事上理會以念佛習定爲
正課纔見人提起向上一着子便要抹去見執法修
行者則讚歎見心上乾乾淨淨灑然不挂一事者反
以爲不修行而疑之此等雖外面無破綻可摘

其實心火熒熒如欠二稅百姓相似至于遮障宗乘
害佛慧命亦終爲地獄種子而已蓋凡近于沉潛又
往往坐此病也余游天下所見者大都不出此二種
而執法修行不求悟入一病尤爲近來無靈根者之
所托逃今年再會念公始知宗門尚自有人佛祖大
事猶有可與激揚者耳而念公猶然謂我曰大事未
明如喪考妣大事已明如喪考妣大事旣明矣若之
何如喪考妣耶又引古德云此事須悟始得悟後須
遇人始得若悟了遇人的當垂手方便之時着着自
有出身之路不瞎却學人眼若祇悟得乾蘿蔔頭不

唯暗却學者眼兼自己動便傷鋒犯手予乃歎曰此事以悟爲極則矣誰知悟後政自有事耶若予者雖幾番有所解入然猢猻子實未捏殺水牯牛實未得純熟也若硬休去是未大死而求人活也悟且未能而況于大慧所云之大法乎況于奪饑人食解耕夫牛爲人抽釘拔楔乎此念公既悟以後之事非予事也

再晤無念禪師紀事

石公袁宏道

余山居九載再遊南北一時學道之士俱落蹊徑至白下晤焦先生使人復見漢宮威儀有來詢者余曰

焦先生洪鐘也試往扣之及予歸柳浪而念公適至老成典型居然在目蓋予之耳不聞至論余之舌噤而不得吐久矣撫今思昔淚與之俱夫使海內人士無志大乘則已若也生死情切則幸及此二老尚在痛求鍼劄余非阿私所好者蓋予參學二十年而始信得此二老及自謂不至誤人若但欲持戒學語則無事此老鍾鑒矣

本任法頌壽念師八十

有序并書

憨山德清

不慧披服道風三十餘年矣竟無緣一覩光相且以業力驅馳幻海將二十年如托異國故與法門

諸大知識音問益遠頃投老匡山望黃蘗刹竿咫尺間側坐白毫相中日蒙照拂無由一致問訊前秋陳無異居士入山道及老師慈念慙慙是知先蒙攝受者非一日矣不慧何緣過辱加被之如此也感謝無量比來宗門寥落野干亂鳴殆不堪聽所幸老師踞窟獅子雖全身未露而爪牙無敢撓者時聞吼音爲之慶快惜乎顛波日倒難以障廻狂瀾也若不慧者忝辱法門無一得可指寧不虛生愧死耶頃侍者廣捨來知老師法筭喜登上壽人天集慶不慧愧衰質不能從法會之末聊陳頌

祝少見一念嚮往之忱所願法身常住道化無方豎金剛幢爲衆歸仰無任翹勤瞻望之至不腆薄供惟慈納受頃者復有曹溪之行奉覲之緣當在龍華三會耳言之耿耿神與此俱

今上御宇之三年仲春二月十有七日廼黃蘗山無念禪師四百八十甲子之辰也唯師少志向上蚤悟自心開頂門之正眼豎無畏之高幢法門歸重衲子趨風莫不指歸第一義今人自信之地誠末法之津梁長夜之慧炬也宗門寥落賴師獨振其家聲不慧雖未承顏而心光相照不隔一毫以法忘情無彼我

相爲日久矣嗟予老矣愧不能一接麈尾以結法喜之緣耳今幸值師示生之辰十方宰官居士緇白衆等各持供養而興慶讚不慧聞而歡喜私謂悟無生者離壽者相非四相之可遷安可以世諦而擬之耶乃說本住法頌敬遣侍者遙持香華用申讚歎是以滴水而稱大海以一隙而覩太虛非敢盡其涯量聊見微忱以法供養之意耳而說頌曰

諸法自性本寂滅湛然不動如虛空世界森羅及萬象唯此一法之所印佛未出世祖未來此本住法無欠闕草芥塵毛體自同白牯狸奴亦知有何況衆生

各具足而與諸佛性平等平等自性無生滅又豈四相之可遷不來不去無始終是故名爲本住法若人悟此體如如一超頓絕凡聖見正眼開時生死空迷悟兩關當下闕已過關者掉臂行獨蹈大方無滯礙猶如獅子自在遊非是野干可隨逐揭開五蘊封蔕茅露地披襟坦然坐是名無畏解脫人從此常依法住唯師了此本住法獨踞黃蘗最高峰巍巍不動若須彌萬象森羅齊頽首日月游行砮電光世界山河鏡中影良以心空身亦空混融萬法無起滅是故一塵與空合而與虛空共一體一切微塵亦復然身

與微塵等無二身塵既入法界空自性體與虛空等
此空即是本住法入此法者壽無量空中世界任起
滅一切聖凡從去來是法不動相常住此是大地衆
生壽衆生既與諸佛同吾師豈與衆生別但願吾師
常化生證入衆生無量壽

開黃蘗山記

石公袁宏道

無念禪師少年苦參至四十始了初創金地龍潭參
禪最號勝處此地隔城二十餘里已爲閑寂而師復
有深藏之志又得黃蘗山蓋師去黃蘗正愚兄弟來
龍潭時也急遣使邀回對談數日語卒抵掌黃蘗之

勝云山極峻頂獨平上有荒田數畝麋鹿成羣如嬰
兒頭上饑風每鏤山藥充食後徐行庵外看羣鹿戲
鼓掌談之則皆星散有荒田可耕野菜可食麋鹿可
作伴此福宜爲衲子受予志決矣遂入黃蘗山爲終
老計且貽書我曰貧道已事未明向天涯覓寶藏勞
碌三十餘年今識海少停只合挿鏤山居以盡天年
予曰此山寂寞久矣應有所待其待師耶遂書其顛
末以識之

法眼寺記

石公袁宏道

余見天下衲子多矣窮山僻谷或未盡見然求苦參

密窹具宗門正知見者如吾友無念禪師實近日海
內之優曇也禪師麻城人名深有十餘歲而遍叅諸
方口無味身無衣足無履者幾三十餘年凡宗門大
老若遍融雲外大安大方革靡不咨叩久之豁然有
入始卓錫于麻城之龍潭湖與異人李卓吾爲友後
復厭喧寄棲商城之黃蘗山山勢博大崇聳迥無人
跡念公見而愛之涉其顛復睹平衍乃曰是可田詢
之山下民則曰此商城張太學田也歲久不治已同
石田念公曰田雖荒可墾僧衆居此叅禪念佛之暇
令其開荒種畦可足一年糧吾可藉此爲終老計會

予兄弟訪李異人及念公于湖上念公自山中來語
及山中事是時予同年范光父令商城予走一字語
之光父欣然以檀施事屬太學太學大喜願盡以施
僧念公念田荒蕪已久非數年可盡闢者今受田當
并受糧田荒糧重恐反成累遂語太學曰檀越以全
田見施極是利益但恐僧人一時難墾願開一畝則
僧完一畝之糧太學如命于時龍湖本色衲子安分
度日不爲虛浮無忌憚之行者半居此山剪荆棘治
蓁楚虎豹之與居猿狖之與伍數年以後佛殿僧舍
粗可居住衲子躬耕自鋤自種自食無求于世即道

可辦居然有古叢林之風予聞而喜之嗟乎十方檀
施極非細事耕種而食雖較勞苦而食之無愧且古
大善知識皆親自鋤田栽菜腰鎌荷鋤不以爲苦後
來學者纔有一知半解便思坐曲几牀受人天供養
次者𣎵𣎵飽食裕帽長衣燒香煮茶作山人治客之
態耕種之事愈所恥而不爲末法衰替景象於此可
見今黃蘗如是何異古百丈黃蘗乎又聞其上麋鹿
多躁田苗僧皆架屋夜守佛聲浩浩山答谷應四
季有野菜黃精可食予又聞而樂之願與念公共仕
昔五祖演云今年一寺庄田顆粒不收不以爲慮唯

一千五百衲子一夏舉一個狗子無佛性話竟無一
人發明深爲可憂今黃蘗山中諸衲子其有能發明
狗子無佛性話者有耶無耶或有所待耶皆未可知
然近日狂禪熾盛口談此事現成一切無礙者項背
相接與其豁達空以撥無因果真不如老實修行念
佛之爲妥當也願念公嚴立藩籬與此清淨道侶老
于此山其有詭譎然爲無忌憚之言行無忌憚之行
口角圓滑我慢貢高者不許停此山一時一刻廢幾
兒孫相傳法堂之草永不復生矣

護塔文

長公梅之煥

恭惟無念禪師宿斷鈍根早磨慧劍言語文字不立
大心直取法王艱難險阻備嘗拚命始歸樂國一掃
三塗六道頓超萬劫千生正法眼方開老婆心復切
未明如喪明如喪似有情癡一法纔通萬法通更無
理障成已以成物總此一成救世如救焚急于自救
點化者百之一二唯鄧宗伯尤高足之後許可者十
之二三於家司馬有祝予之嘆東宮衛尉西有道人
管各窺其一班竿更期千百尺西方有聖人出焉未
能或之先也東土以我公歸今更莫爲之後矣誓不
盡不佛何忍遄歸然有寄有還豈客久戀愛成寶塔

用備藏舟當如來誕生之辰正浮圖合尖之日息形
并息影翛然七尺之軀忘死未忘骸聊爾一杯之土
瑯幽留半偈何須開石櫛之文舍利吐毫光不用借
漆燈之焰已無曉夢迷蝴蝶一任空山哭杜鵑獅子
潛聲林鳥猶疑說法麒麟高卧野狐不敢浪眠此日
雍門已不隕孟嘗之泣他年華表復何有丁令之悲
求大藥而駐朱顏只爭蚤暮置虛器而運死想一視
興亡骨且與俱朽矣身隱焉用文之煥聞木樨轉語
不謂見而知之標黃蘗遺踪或有聞而起者敢云魯
墓聊榜傳燈

黃蘗無念禪師附錄卷之五

終

直隸蘇州府吳縣事
佛弟子陸明和室人朱明杜女淨孟淨仲淨李淨玉
陸明日室人顧明月女淨貞淨秀捐貲敬刻此
無念和尚附錄一卷九章朱袞對稿
禹門金之龍書金陵蔣成榮刻丘淨孝助板
天啓乙丑僧自恣日始蘇曉率園藏

黃蘗無念禪師附錄卷之六

行由

語溪叅學比丘明聞刪訂

吾師名深有字無念別號西影楚黃麻邑人也父熊
母黃氏生於嘉靖甲辰二月十七五歲失怙寡母甘
貧無倚年十有六因患痘垂絕兄與叔父議許出家
乃甦比愈送遊蕩山祝髮三載偶一日有一方僧至
師慇懃恭敬方僧曰你既出家當爲修行生死事大
若不修行必墮輪迴師問曰如何是輪迴僧曰十方
一粒米重如須彌山若還不了道披毛戴角還師悚
然曰如何免得輪迴僧曰雲游四海叅求善知識指

明心地方得解脫師問曰那裏有善知識僧曰伏牛
五臺師聞此說密走出外欲往伏牛不知去處遇一
僧引至徐州七尖峰彼有知識號大休師至休已示
寂因問一禪僧當時有何言句開示往來僧曰昔有
一僧從峨嵋來爲道甚切一到要見休正在茄園架
瓜僧至園中問如何是西來意休指茄曰黃瓜茄子
僧不契再問休曰莫勞道黃瓜茄子僧終不契下山
別叅一禪師禪師曰你從何處來僧曰尖峰來曰大
休有何言句僧舉前話禪師合掌曰真大慈悲吾師
聞舉惘然曰彼問西來意如何便答黃瓜茄子禪師

曰你問他去師終日迷悶不得明了往伏牛又問一
禪師禪師曰你自叅會好復往北京問諸名宿皆不
肯說嘉靖丙寅登壇受戒後疑情結滯胸中成痞復
往五臺遍問明師請東臺叅秋月月曰你就是善知
識師又問黃瓜茄子月曰且放下在此過夏聽楞嚴
經師住月餘雖日聽經與此事大不相干早晚又求
問月曰在此住有日自然明白師下山又問一僧號
無窮窮曰古人求道二三十年受盡百般辛苦方得
明白你不曾受一些辛苦如何就得明白師問曰如
何苦修便得窮曰立禪不睡打七煉魔喫麤齋跪

門乞食年深月久習氣磨盡自然明白師依此行跪
門乞食不顧形命遍叅江浙名宿復欲往終南至襄
陽遇一僧曰不必往終南古來名宿出于伏牛此山
號爲隱山龍象皆萃于此師即與同到伏牛至掃帚
漫入場打七正昏沉中有一名宿號雲外入堂小叅
曰咬定牙關緊捏拳話頭常舉在目前十年不明西
來意老僧替你下黃泉正中師病待一七醒至靜室
中叩問西來意求之再三外曰我住此山四十餘年
只得個輕安寂靜實未識西來意師問如何是輕安
外曰我昔會十二衆立志叅禪不明心不休三年後

各人散去我心未止在七房內打七昏沉如山渾身
不能轉動堂頭和尚曰你上山拖柴遣開昏沉便罷
若不得開我辦下一細攬竿替你打散這魔王我便
上山去拖柴脚手都移不動走到半山至一大石下
自曰我這一回至少有三百攬竿不如死在石下一
頭撞去恰似有人以掌托住渾身如萬繩解脫脚似
登雲回來和尚曰你今日山中得了好事自此已後
再無昏沉師便辭出到堂中打七待期滿復往五臺
路逢一僧號寶珍見師苦甚謂曰我師是善知識號
古清師問既是善知識有何教誨珍曰昔有一僧號

無盡事我師三載求道甚切先師問盡你喫我三年飯如何不還我飯錢盡曰我不昧心先師曰那個是你心盡茫然而出至飯後叫無盡如何不送飯錢來盡曰我不曉得那個是心先師怒罰佛前頭頂一磚跪至晚飲食湯水都忘喫渾身汗流跪至更深衆曰你且放下磚待老師起來再頂盡曰你各人去睡莫管我騙了老師飯喫若不知心跪到明年跪至五更聞鷄鼓翅而鳴拋下磚擊門喊曰接飯錢先師曰如是如是師問曰當時送個甚麼還飯錢珍曰你去問他師曰他在那裏珍曰他往終南去了師又加一重

疑同到五臺大小靜室無處不到一一請問對曰他心不與你相干復至北京叅徧融師未開口被他一喝唬得膽裂心驚復往山東見一禪師姓孔禪師曰我四十年辛苦方得此事你的疑我替你了不得除非自了始得復往伏牛打七到第四七中猛然得個輕安方曉得雲外言語真實不虛雖然只是疑情不散又問一禪師禪師曰禪難明白不如念佛求生西方容易仗阿彌陀佛威力慈光攝受臨命終時生于彼國花開見佛豈不快哉師依此語回至麻城結菴于杵山閉門禁足晝夜六時專求往生雖然終日

念佛心中疑滯不散待三年畢又復遍叅江浙轉至廬山會大安禪師安問曰汝號甚麼師曰無念安曰那個是無念師茫然無對傍有一僧跪求開示安曰起來轉一轉僧便轉安曰誰叫你轉僧曰老爺叫我轉安一喝師正不識無念又被這一喝憂悶下山至舟中大病飲食都不下自嘆曰無念自不識枉做人在世上友朋勸曰且從容喫些茶水是你忙不得的復回本山正憂悶中有一人至請師誦經師辭曰我不會誦經三辭不獲免後至經堂會幾友夜坐叙數爭行脚友人曰何不問你自家師曰如何是自家對

曰拿物非手喫飯非口師聽說每朝喫飯時不覺失手碗在卓上分明是手口如何不是行住坐卧恍惚如夢忽然夜中有哭笑二聲相觸猛然開悟喜倒卧床睡至五更友人至榻前問你昨夜見個甚麼師又茫然無對昨夜歡喜驚散十分又轉生煩惱不覺大病不進飲食主人請醫下藥師曰我十分精神想失八九醫曰也只勞神太過心火逼急兩眼皆腫師自嘆曰今年若不識無念自縊而死友人曰你有此志今年必得五月餘身未沾席食未充飽終日如夢一日從榻坐起出門偶見麈一盆在當路掇起送至櫃

中見有菓籠將手推開不覺失手櫃蓋打頭渾身汗
流撫掌笑曰遍大地是個無念何疑之有從前疑滯
一齊看破友人問曰你見個甚麼師曰親見你我纔
得個逍遙自在巳卯石潭居士延住龍湖辛巳卓吾
居士來訪夜坐問曰你見處說說看師從始至終一
一吐露居士曰你且放下師心下沒有理會同住四
十餘日邀過黃安居士請衆友會每日交談你只放
下師曰我沒有甚麼放下得佳月餘回龍湖看諸訛
公案不省漸漸有疑請問石潭居士居士曰你還要
看經師曰我不識字不知看甚麼經居士曰看維摩

書類無所逸篇無所遺言見諦句上明
宗無與不窮無機不透殆古今悉達而脉
絡貫通自今而後宗是教者可不煩師授

誦而求之了無滯礙不將有以澄性海之
波瀾而闢玄關之閫域者耶噫一元之直
指其有補於釋教而於來學法衆有功于
萬萬者哉緇素捐貲梓行以傳耶岩緣禪

書類無所逸篇無所遺言、見諦句、明
宗無奧不窮無機不透殆古今悉達而脉
絡貫通自今而後宗是教者可不煩師授
誦而求之了無滯礙不將有以澄性海之
波瀾而闢玄關之閫域者耶噫一元之直
指其有補於釋教而於來學法衆有功于
萬萬者哉緇素捐貲梓行以傳不岩緣禪

師屬予為之序慚予管窺蠡測
能慧解悟佛之知見哉持被命不敢違謹述所由
以跋諸後云

嘉靖三十二年歲次癸丑臘月上浣

佛成道日慈谿縣僧會司白龍教寺後學

沙彌池如海謹序

